



“良心犯”的母亲妻子和女儿

By Radio Free Asia Mandarin Service

“良心犯”的母亲妻子和女儿

张敏

Radio Free Asia

版权：2015 by Radio Free Asia.

目录

“良心犯”的母亲、妻子和女儿	2
高智晟的妻子耿和与女儿耿格	3
陈光诚的母亲、妻子、女儿和亲友	8
郭泉的母亲、妻子和儿子	16
刘贤斌的妻子和女儿	20
郭飞雄的妻子和女儿	28
阿里木江的母亲与妻子	34
齐崇淮的妻子焦霞 - 在婚姻和生命的关口	39

“良心犯”的母亲、妻子和女儿

中国大陆“良心犯”的境遇受到海内外人权人士和国际人权组织的关注。但是“良心犯”的家人，尤其是母亲、妻子、女儿的处境，以及她们承受的压力和所付出的各种代价，也许较少为人所知。

本电子书是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节目部从已播出的“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中选摘。其中包括对高智晟、陈光诚、郭泉、刘贤斌、郭飞雄、阿里木江和齐崇淮七位“良心犯”的女性亲人访谈录。

受访者谈她们的亲人怎样因维护人权系狱铁窗，铁窗之外的她们和孩子受到怎样的株连。谈她们如何理解狱中亲人的理想与事业，如何为救助狱中亲人奔走呼号。谈她们怎样以自己柔弱的双肩支撑家庭，怎样在艰难拮据中赡老育幼……

本电子书因篇幅所限，收入的仅仅是相关报道的很少一部分。如果您想看到、听到更多相关报道，可点击此链接，浏览网页、收听节目：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nlan/xinlingzhilyu>

“心灵之旅”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高智晟的妻子耿和与女儿耿格

高智晟的早年经历与他的妻子耿和

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因介入敏感案件辩护，并要求当局停止迫害法轮功修炼者而受到持续迫害。他的妻子耿和在家人经历多年被株连迫害后，于2009年初与儿女一起逃离中国，现住在美国。

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耿和与家乡在陕北农村的高智晟早年于军旅中相识，她不顾家人的反对与高智晟结婚，一起走过坎坷的人生之路。

高智晟1964年生于陕北农村窑洞中，家境贫寒，七兄妹中他排行老三。11岁时父亲去世，他冒险采集药材养家。1980年虽考取重点高中，因家贫中断学业，与弟弟离家打工，下煤窑挖煤，做苦工两年后遭雇主吞没工资，他返回老家。21岁时为生存参军，结识同为军人的耿和。他参军三年后复员退伍，1990年与耿和成婚。

27岁的高智晟在新疆街头推车卖菜，也做过水泥厂工人。他自学通过所有法律科目鉴定考试获得大专文凭，1995年在新疆成为律师，1996年开始执业。2000年他从新疆搬到北京，成立“晟智律师事务所”，陆续聘请20名律师。高智晟给自己定下执业生涯规矩“三分之一案件为穷人弱勢免费打官司”，他甚至自掏腰包资助当事人。

高智晟律师和高智晟案简况

高智晟律师曾参与基督教牧师蔡卓华案、陕北油田案、法轮功等案辩护。2004年12月至2005年12月他曾三次发出致中国最高领导人公开信，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修炼者。2005年11月他出任主任的“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被北京市司法局停业。2006年8月15日高智晟被警方秘密绑架，12月22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缓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回到家中。此后，他和家人一直被软禁。

2007年9月高智晟再遭抓捕，获释后传出他的文章《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自述受到包括用牙签插入生殖器在内的酷刑。

2009年2月4日凌晨高智晟当着亲人的面，被警方从陕北老家再次绑架失踪。2010年3月底、4月初曾有十多天露面可以与外界通话，后来又被失踪。

2009年2月高智晟的妻子儿女逃离中国，后来被以难民身份安置到美国。

耿和：回顾2005年以后对高智晟和我一家人的迫害



2009年3月21日耿和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谈到高律师及家人亲友所受的一些迫害。

耿和：“第一次迫害，他的文章都写过了。第二次迫害《黑夜、黑头套、黑绑架》这篇文章是我带出来的，我就知道多一些。第一次和第二次迫害最终造成身体的结果，他的眼泪会二十四小时流，可能泪腺功能丧失了。

他在那里边长期饥一顿饱一顿可能是饿吧，他出来，吃饭会吃得很饱，肚子都吃得很撑，该吐出来了他还想吃，还要吃。

还有腿上，第一次是坐铁凳子，凳子下面烙烂了他的腿，落的一种皮肤病。第二次又电击完后皮肤病更厉害了，造成皮肤长期发炎，一直不好，落了满腿皮肤病。

现在他的腰也不好，如果要稍微蹲下，都不敢直接蹲，会考虑考虑，想一想，想好了慢慢调整姿势蹲下去。休息了一晚上都不敢直接坐起来，都要躺着想，想好了慢慢起来。”

耿和回顾：“从2005年下半年，就是高律师写了第三封公开信开始，一直在跟踪限制他，直到我1月9日离开北京时，他都是走到哪被跟到哪儿。家里上网从那时候就被停了，到我出来都没有恢复。

2006年8月15日抓了他开始，持续到9月中旬，警察三班倒，24小时住在我家，24小时灯都要亮。我们刷牙洗漱、上卫生间洗澡，他们都要看着，都要站到我们跟前。后面的事情持续时间长，我家门口盖起值班室，24小时长期有人在那儿值班。我家门口、楼上、楼下都有值班警察。到我家的人会被抓到楼下值班室审问，然后再把他们送到各地方，或派出所，或朝阳区公安局。

耿和：当局对孩子的迫害



耿和谈到儿女所受的株连迫害：“上学是警察把格格送到学校，他们就跟学校讲……老师宣布全班甚至全年级不能拿手机，不能上计算机课。害怕格格借用同学的手机，讲我们家遭遇的情况和这种迫害。格格放学必须立马让警察带回车里送回家。格格不能放学后在学校、在门口和同学交流。

在我家门口的警察呢……天宇有一次被丢了，我妈妈说‘麻烦你让耿和来找孩子’，他们说‘这不关我们的事’我妈妈说‘那麻烦你帮我们找一找孩子’，他说‘更不关我的事’。我妈妈就跑回家来找我，警察拽着我妈妈，他们意思是说，我妈妈以孩子丢的理由想跑，就挡着不让她回来叫我。最终我妈妈找到我的时候，孩子丢失都有二十分钟左右了。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都会第一时间报警，协助帮忙找，但是他们具有这种身份，根本就不在意。”

耿格：爸爸不在的恐慌，警察的紧跟打骂和学校的各种禁令

2013年12月5日高智晟律师的女儿耿格在自由亚洲电台总部演播室接受记者张敏视频采访，谈到他父亲几次失踪，最长一次21个月下落不明音讯全无她的心情。

耿格：“我是很恐慌的。因为我小的时候爸爸他……其实可以说把他的爱奉献给别人，他并不是有很多机会可以和我聊天，我爸爸不在的时候我很恐慌。看到身边的朋友都跟自己的父亲在一起，或者是我弟弟每次去公园时，别的孩子都有父亲陪着荡秋千什么的，我心里非常难过。

最早家里出事，我是十一、二岁。



（后来）其实一直都不可以去上学。我妈妈在家里绝食抗议，有自杀倾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去上学！’僵持了很久。

后来就是警察跟得非常非常紧，我每天要坐着警察的车上学，不管这一天我自己想怎样好好的开始，在车上警察都会说一些侮辱我父亲或母亲的话，每天让我有一个很糟糕的开始，然后他们坐在教室（里）后面。

他们把整个学校女厕所的门都拆掉了，包括大门、里边每个小隔间，全校女生上厕所，男生在外面晃都是可以看见的。

我不可以上电脑课。有一次班主任把我支开，当全班同学的面说‘如果要是谁跟耿格说话，或者是谁带手机被我看见了，我一律都会给你汇报，无论你的父亲、母亲，包括你，一定会都会进监狱’。

（警察）他们很喜欢当众侮辱人，中午下课的时候，全校几千个学生都在操场上玩的时候，他们会专门选这种时候打我或骂我，这种时候大家就会围观，他们就会觉得很满足。

后来彻底宣布我必须再停学。这就是后来我妈妈为什么有一个决心，带着我和我弟弟来美国。”

高智晟被囚沙雅监狱三年，家人只获准探视两次

高智晟律师在五年缓刑将满、当时已被失踪21个月时，于2011年被送到新疆沙雅监狱服原判的三年实刑。2012年3月24日，他的家人在高智晟被失踪21个月、又被关押3个月，整整两年后第一次获准探视。以后家人一直无法与监狱直接联系，到2013年1月12日，家人才获准第二次探视。直到2014年8月7日出狱前，又有

一年半家人没有获准探视。

耿和：高智晟律师走出沙雅监狱后到达乌市我姐家，讲话少，无法正常沟通

8月7日上午，高智晟走出服了三年实刑的新疆沙雅监狱，当晚到达乌鲁木齐市耿和的姐姐家中。此后几天，在美国的耿和通过电话进一步了解到有关高智晟律师的一些情况。

耿和接受记者张敏专访时说：“高智晟8月7日回到我姐姐家后，一次我儿子说‘妈妈我刚跟姐姐给爸爸打通了电话’。

我说‘爸爸跟你说了些啥呀？爸爸高兴吗？’

这时，我们家儿子就说‘妈妈，你老说爸爸爱说话，但是电话打通了，你说的不对，爸爸是不爱说话的人。’

当时我一听，就知道这里面是有原因的。（高智晟）为什么不讲话呢？只是说‘你好呀’、‘宝宝’……这样子的。

最近，我打通了他的电话，我就正常的说孩子的一些成长。他一直不说话。

我说‘听明白了吗？’。

他说‘嗯’。然后又不吭气了。

哎？——等一会儿，再一看手机，也断了。

我再打过去。我说‘你听明白了吗？我刚才说的啥？’他说‘我不知道。’

我说‘那我不跟你讲话了，跟你没法正常的沟通’，我说‘耳朵有问题吗，还是脑子有问题？把电话给我姐’。”

耿和：姐说“五年一人关黑房，一个馒头一碗白菜。你要有耐心，帮助他恢复说话”

耿和：“我姐拿过电话，说‘五年一人关黑房，一个馒头一碗白菜。你要有耐心，帮助他恢复说话’。

高智晟的身高是一米七八，他一直保持着体重是155到160（斤），或160还多的这个范围。但他一出来，我姐说给他称了，是125斤。

现在高智晟就是一摇头，牙齿都在里面晃，可以看出他根本就没有一个能去吃食物吸收营养的这个功能，一切都丧失了。连喝水，牙都在晃，牙都在疼。

他是关了三年，前面两年失踪。国际社会在高智晟回家的路上，一直支持着、关注着，发出了他们强有力的声音，是有效果的。如果没有效果，高智晟在那五年中更糟糕，没准就死掉了。”

耿和：高智晟仍被监控。望大家继续关注！我偕全家感谢大家这么多年的帮助！

出狱后的高智晟现居陕北家乡，仍被严密监控，没有行动自由。

耿和说：“高智晟现在身体情况，我非常担忧，我想如果高智晟再有什么任何的问题，那就是中共做的手脚。

根据高智晟现在这种情况，我希望大家再继续关注，尤其希望国际社会能在公开场合下，提高智晟的名字。

现在国际社会、国际媒体非常的关注，有些对白宫、美国国务院这些的，都是由一些律师，或者对华援助协会在做，我也得到了他们反馈的消息。

我偕我的全家，在这里感谢大家这麼多年的帮助！非常的感谢！”

高智晟律师2007年获奥地利布鲁诺·克莱斯基人权奖，2007年5月获美国出庭律师委员会的“勇气呼吁奖”……等等多项人权奖，并多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陈光诚的母亲、妻子、女儿和亲友

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

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1971年生于中国山东临沂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东师古村，在五兄弟中最小，不满一岁因发高烧双目失明，直到1989年18岁才进入盲人学校读小学一年级。1992年21岁时开始参加维权活动。1994至1998年就读于青岛市盲校。2001年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陈光诚先自修，后进修法律专业，全时间从事维权活动。

陈光诚2005年揭露临沂地区在计划生育中使用暴力，为农民提供法律帮助。2006年3月他被当局绑架失踪3个月，后被逮捕起诉。

2005年年底，陈光诚与中国大陆另13位维权法律人一起入选香港《亚洲周刊》“2005年‘风云人物’”。2006年5月陈光诚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对世界最有影响力一百人”。《时代》周刊说，这当选的一百人“以权力、才华或所发挥出的道德榜样在塑造我们的世界。”

后来陈光诚又获“麦格赛赛奖（2007年）”等多项国际人权奖。

2007年1月在律师被殴打、证人被绑架不能出庭的情况下，陈光诚被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刑4年零3个月。

访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静夜细语话姻缘



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2000年在青岛化工学院外语系班大专毕业，曾作过中学英语教师。袁伟静和陈光诚结婚后，与他一起从事维权工作。她和陈光诚育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从2005年秋天起，袁伟静处于不同形式的监控中，多次被监控她的人殴打。自从陈光诚被警方带走后，袁伟静在家照顾着年幼的孩子和陈光诚七十多岁的母亲。母亲不幸摔伤卧床期间，袁伟静在床前料理一切。

2006年11月12日陈光诚35岁生日时被关在沂南县看守所，生日前夕夜深人静，监控袁伟静的人们还在窗前、门口守着。我拨通袁伟静的手机，请她讲讲是怎样认识陈光诚、走进这个家的。

袁伟静说：“我也在农村出生、农村长大。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农民，我们姐妹三个。我在前几年学习一直不错，是父母的骄傲。进了高中，都是全县学习最好的学生，我的学习成绩排不上名次，对我打击挺大。

我大专毕业一年后，2001年第一次鼓起勇气，在当地广播电台发布求职信息，没有想到借此认识了陈光诚。当时光诚正好听到我的声音，一个学英语的女孩找不到工作，很让人不可理解。他从我的声音里听出我非常不自信。他鼓励我不要自卑，他相信我是出类拔萃的。我也觉得他的话非常非常有道理。我就说，你能不能给我你的电话？他就真的给我了。

后来我遇到一些好像不能解决的事，我就给他打电话。有一次从电视台看到我们县招聘老师的信息，我就对光诚说‘我不敢的’。他说‘你去试一下’，他鼓励我相信自己，我就这样去了。和我一起应聘那职位的共8个人。通过讲课，结果令我非常惊奇，我讲的是第一。当时收两名，我就进去了。我非常高兴，从那天起，我的自信又回来了！”

主持人：“你们两人相距多远？什么时候见面的？”

袁伟静：“我们相距一百多公里，须先坐车到临沂，然后从临沂坐车到这里。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是盲人。第一次打电话，我说‘非常想认识你，想和你交个朋友，如果有时间，我还想去看你’。他说他是一个残疾人，如果我觉得和残疾人交朋友有失面子的话，还是希望我不要过来。

在我真正看到光诚之前，我们通了四、五次电话。我觉得残疾人就是坐着轮椅的人，我就是这样无知。通过和他谈话，我当时觉得他每一句话都太有道理了，太深奥（笑）！他怎么懂得那么多东西呢？

2001年7月21日，当时我坐公共汽车来了。因为旅途较远，到这里已过了中午十二点。他当时正午睡，起来后就找他的墨镜，很迅速地把墨镜戴上，他穿的在农村来说也是比较破旧的。我当时才突然想到‘噢，他是眼睛不好’。”

主持人：“初次见面，你们都谈了些什么呢？”

袁伟静：“我还是很少开口。他的话给我……他当时是学医嘛，不仅医学方面知识非常精通，他谈社会问题也比较多。

有一件事给我印象最深。他讲，因为当时上边（河上游）有一个造纸厂，村子的河水受到污染很重，村民喝的水对身体伤害非常大，他对这个事情非常焦虑。他正是一个学生，利用寒假或暑假时间去上访，想解决农村喝水的问题。一直上访到国务院环保局方面。后来，他从英国大使馆里申请了一笔钱，有个叫‘联邦基金’还是什么基金，现在我忘了。然后在村子里打了个一百多米深的井，他在家正执行这个打井项目。我当时听了非常惊讶。

通过他的讲话，我觉得他在法律方面懂得非常多，我就更加敬佩他。”

主持人：“光诚比你大几岁？”

袁伟静：“比我大5岁。”

主持人：“无论是当时的表示，还是过后他的解释，他那时会不会想到，也许将来你会成为她妻子？或者他要争取？”

袁伟静：“他可能想过。他就是觉得，虽然我的知识比较匮乏，但是还可以塑造我。他是这样说我。”

主持人：“美国《时代》周刊还是挺有眼光的，说他们是‘塑造我们的世界’的人物，你看，先来塑造你了！”（二人笑）

袁伟静：“他先塑造我。”

主持人：“以后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怎么发展的呢？”

袁伟静：“我回去后一直在回忆他说的话。我非常想再见到他。稍有一点事情，我就给他打电话。他每次给我的回答，我当时可能就不考虑吧，我就是按着他说的走，我觉得他的话非常正确。”

主持人：“非常崇拜他，对不对？”

袁伟静：“对。以后几乎每个月我都来看他一次。从第二次见面吧，我觉得他就是眼睛看不见，别的方面比我强得太多了。我觉得他这个人非常厉害，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够读完大学，我非常佩服他，因为像他这样看

不见的人，在农村多数是通过给别人算命啊，这样来生活。

暑假一次我来看光诚，他正负责做一个残疾人案子（的法律援助），让我和他一起去。我看到一家6口人，4个是残疾人，中年夫妇是健全人，婆婆公公都是盲人，两个孩子分别十三、四岁，患小儿麻痹症。大一点的女孩每走一步都要倒地，腿弯得非常厉害；小一点的孩子干脆不能直立。当时因为‘农业税’问题，我和光诚一起去做这个事情。

我的改变也是通过认识这个家庭。我觉得这个母亲非常伟大。再一个，我决定放弃英语教师工作，觉得我应该是光诚最有力的助手。”

主持人：“后来怎么决定结婚的？”

袁伟静说：“因为我母亲身体不好，和光诚交往，我不敢告诉家人。一直到辞掉工作时，家人都不知道我认识光诚。学校告诉我父母我要辞掉工作，父母问我，我就把情况说了，说我认识一个朋友……”

主持人：“光诚眼睛看不见这件事情跟家里说了吗？”

袁伟静：“最后没办法只好说啦。我父母很伤心，母亲把我关在家里不让出门，我就想办法溜走，来看光诚。每次来光诚这边都会有一些人来咨询，或者光诚要出去为残疾人做些事情，我都和他一起，有时候我甚至一周时间都在这里。

因为当时我父母根本不知道光诚的家在哪里，我怕他们会找到。我母亲有病，我又不肯刺激她，但是又觉得这边很多事情我必须来做，我就决定和他逃婚。”

主持人：“（不叫‘逃婚’）是‘私奔’。”

袁伟静：“我感觉从认识光诚到现在这种状况，我最对不起的就是父母了。到后来我就决定，应该和光诚快点结婚。

但我知道，回家坐从娘家来的车，体体面面结婚这种可能几乎就没有。我和光诚商量，不回家了，我们就这样偷偷结婚，光诚当时觉得我很委屈。没有我父母那边一点点的嫁妆。”

主持人：“这在农村好像不太合习俗了？”

袁伟静：“对。”

主持人：“在这个过程中，你们生活上怎么样维持？”

袁伟静：“因为我们为残疾人、农民维权所有做这些事情都是免费的。我们和有机构的朋友合作做些项目，有一点点劳务费。”

主持人：“您自己种地吗？”

袁伟静：“帮着父母种地（陈光诚的父亲2004年过世，现在帮母亲种地）。在家里的生活就是靠土地上这些东西。对我来说经济上的困难还是比较大，毕竟我在我父母那边，相比这边宽裕得多。我一下受不了那么拮据的生活。

我和光诚商量，因为做维权这样的事当地政府非常不愿意、不高兴，我有时灰心会说‘社会上这么多问题，我们两个人也做不了、管不了那么多’。

光诚说，我那句话让他感觉非常失望。他说‘一个人不可能管到所有的事，但是如果每个人都管不了这样的事，见到每个不公的事情都放弃的话，很难想象社会会是什么样子’。他说‘你有多大力量，就尽多大力量，去做了，你不后悔，心里踏实’。”

主持人：“对您的婚姻生活，总的感觉怎么样？”

袁伟静：“我还是觉得非常幸福。因为如果不跟着光诚的话，我不会有那么多的责任心，根本就不会那么坚强，我不会想到别人。”

袁伟静受到暴力伤害

袁伟静的行动受到监控，多次被跟踪人员暴力伤害。

她讲了其中一次：“2005年的12月27日，冬天时做些煎饼作为储备食物，每家每户都在做，我在婶婶家，离

我家约二十米距离。他们（跟踪的人）七、八个人上来抓我，把我从制煎饼的地方拽出来，六个人抓住我的两只手腕，抬着我的脚脖。因为我身体较重，衣服又被拽到上面去了，腰部就全裸露在外面，在地上磨。你想想磨了二十米远。地上都是沙子，他们就这样拖着，我当时疼得挣扎，他们就是这样凶狠，大约二十多个男的，一直跟着过来的。

抬到大门口时他们就说‘扔到这个地方，让她自己回家吧’。这时候我感到腰部像撒了辣椒水一样。用手摸了一下，粘糊糊的，手上都是血了。”

村民、亲人眼中的陈光诚和袁伟静

2006年3月11日陈光诚先生被警方绑架失踪后，村民徐女士说：“陈光诚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如果我们有什么事，可以去问问他，村民有什么困难，他可以想办法帮助。在‘计划生育’方面我们都是法盲，有什么事情我们就过去问一下他，结果把他也卷进来了。”

谈到陈光诚，同村村民杜德祥先生说：“他为俺庄里做好事，老百姓没有说他耍的，说他怪好啊，给俺庄上了自来水，俺庄四百来口人都使（用）。”

无论是村民还是家人，谈到袁伟静，都有很多对她的夸奖。

在临沂打工的陈光诚的大哥陈光福先生说：“我们这个家庭条件在当地来说是比较差的，弟兄们多嘛，牵扯到一些住房、财产什么的，她都不计较。

另外在孝敬父母方面，特别我妈妈受伤以后，更能体现出来。老人这一个月来，吃饭、大小便都在床上，只有伟静在照顾我妈妈，这一点别人恐怕还都很难做到。我妈妈也非常满意，说小袁做得非常不错。”

摔伤后卧病在床，近日已经能渐渐走动的陈光诚的母亲王金香说：“小袁是不耍啊，我不能动弹，哪儿哪儿照顾我都怪好啊。”

陈光诚的侄女，在外地读大学的陈云说：“我感觉和我五婶（袁伟静）是最亲的，心里有什么想法我全都跟她说，她来帮助我解决，是特别亲密的那种朋友关系。她有两个小孩子，家里我奶奶年纪大了，庄稼地里的活，她尽量不让我奶奶干，自己全都担起来了。我感觉她特别伟大，我对她特别崇敬。”

村民杜德江女士嫁到这个村子已经20年了。她说：“袁伟静对大人、小孩，不管对什么样的人，说话、办事，人家没有说她耍的。

现在陈光诚被抓、袁伟静被跟踪，也有村民看到好人没有得好报，就劝袁伟静不要再行好了。

那会儿人家老太太都教育袁伟静说‘你五嫂（陈光诚排行老五，村民称袁伟静‘五嫂’或‘老五家’），往后在这地方村子里，可不要去光弄些行好的事，你说（现在这样）怎么办？’

‘老五家’（袁伟静）说‘大娘，不管怎么样，俺继续……就算是陈光诚被关4年、关10年出来，孩子也长大了，俺照样行好，继续做好事。为农民，俺不做伤天害理的事，不作亏心事，俺不怕鬼叫门’”。

因陈光诚的维权活动，他的母亲、妻子与女儿三代人受到当局的报复株连

2007年11月2日袁伟静接受我的采访，谈她的婆婆和她及两岁的女儿三代女性因陈光诚维权所受的报复和株连。

袁伟静说：“因为丈夫揭露了当地的暴力‘计划生育’遭到报复，我同时受到株连。



我想去看病的时候，当地政府以及他们雇来的人员阻拦我不让去，他们明确告诉我，我的活动范围只有去买菜，我可以带着孩子在村里走走。别的方面，例如我想买衣服、看病、探视光诚、看望孩子（娘家母亲帮助照看儿子）和母亲，这些都不可以。

我的婆婆也曾被从北京绑架到沂南县城，并软禁在那里半个月，回到家后被跟踪过。我现在被跟踪、限制，随时会遭到殴打，这种情况给我婆婆很大伤害，因为她每天要面对这些。

虽然有时我尽量避免让她在现场，但她非常担心我，包括现在，我试图去看病，或试图去监狱探视光诚，都会被当地阻拦。

我前两天要去看牙的时候，强行跑到路上，我拦车，他们（监控者）不让车停下。我很生气，说‘步行也要去看病’。我就抱着孩子走，他们（监控的人）跟着。但因为妈妈跟不上我走路，远一点的时候，他们就对我动手了，妈妈害怕，就跑过去。对于妈妈来说，现在心灵伤害很大，每天都很担心。

再有，光诚在狱中会不会挨打受饿，他的健康安全也是母亲很担心的。

虽然没有明确限制我两岁的女儿，她还没有行为能力，她想干什么要我带她去。我现在被限制，我女儿同时也就被限制了。不仅仅是行为上，精神上一次次被恐吓，我觉得对她都是很大的伤害。”

袁伟静在被监控之下仍代暴力计生受害者呼救

即使在这样的监控下，2008年春天袁伟静得知山东临沂地区暴力“计生”又趋加剧，仍设法通过手机，代受害者向外界发出紧急呼救。

袁伟静说：“现在‘计划生育’强制去堕胎、结扎的问题又开始了。抓父母、家人比较厉害。这两天我也十分着急，因为这次堕胎的情况比较严重，我已经多次看到乡政府的车，车上一一般有六、七个人，跟踪我的人直接说‘来抓人的’”。

根据袁伟静提供的信息，记者张敏采访到处于危急中的孕妇和家人。

一位孕妇的大姐被兰山区朱保镇计生办从外县抓走，不知关押在什么地方。家人听有人带来口信，说她被毒打、托人向外求救。她的另一位妹妹说：“今天（28日）晚上，俺外甥打电话来，说俺姐在哪里叫人打得怪厉害，天天挨揍。逮俺婶子家俺哥逮不着，这又逮俺姐夫呢。”

这位孕妇的姐夫说：“他们逮我，我不出去，他们前边拉着，后边就用洋镐把捣。专捣我的腰，报警打110，110来（之前），这伙人把我的家砸了，把我的门全部砸坏了。110来，给我处理现场，拍了照也走了，现在我还没听他们给我回信，我的腰在家歇了三天，没能动。”

和我太太一块儿‘蹲’的人来说，我太太被斗得最狠。我太太没上过学，她也不记我的手机号，家里人的手机号她也记不清。因为这，她挨的打。如果说我太太家里人和我二姨子那边家人的手机号就行。现在我二姨子要是去了，我太太马上就能被放出来。”

主持人：“你二姨子要是去了会怎样呢？”

答：“一定叫她引产。小孩（胎儿）就是（怀孕）八个月以后，他们也不会叫她生。就是‘只能见死的，不见活的’。”

袁伟静说：“当时我们（和陈光诚）作调查的时候，兰山区像朱保镇这都是打人非常非常厉害的地方。虽然我知道我给胡锦涛、温家宝已经写过很多信，没有用，但还是想用说心里话的方式，再告诉他们临沂当地的这种暴力计划生育的问题。我非常希望他们能尊重妇女的身体健康和婴儿生命的价值。”

我当然希望国际上非常关注，急切地来关注，最好是能有人来，或机构来调查这边的事情！”

2010年9月9日陈光诚刑满，在当局严密监控下被送回家，电话被切断，门前被层层围困，他们夫妇不能走出家门半步。

2012年4月26日，地方当局发现陈光诚从家中逃走。陈光福家深夜遭人入侵，陈克贵手持菜刀自卫，双方受伤。

2012年11月30日山东临沂市沂南县法院庭审宣判，陈克贵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刑3年零3个月。

陈光诚辗转逃离家乡后，2012年4月曾进入在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暂避。后经中美协议，陈光诚携妻子儿女5月19日自北京来到美国纽约大学学习。第二年受聘于美国天主教大学、威瑟斯庞研究所和兰托斯人权与正义基金会，从事中国人权和法律方面的研究。

郭泉和郭泉案简介

南京大学文学博士郭泉先生原是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因在互联网发表文章和组建“中国新民党”等，2008年11月被拘捕，2009年12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现在江苏南京浦口监狱服刑。

李晶：每当夜深人静，我想着郭泉在狱中的严冬酷暑

2012年1月23日辗转抵达美国的狱中异议人士郭泉的妻儿到访美国首都华盛顿。1月31日下午李晶应邀在自由亚洲电台总部接受采访。

李晶说：“郭泉入狱到现在已经三年了，这三年里，每当夜深人静时，我就会想着郭泉在里面冬天那么冷，有一次我去看她，耳朵都肿得很大，夏天在里面那么热……每当我想到这些，想到儿子十年要见不到爸爸的时候，我就会祷告问主‘你指引我，我该怎么办？’”

李晶：郭泉身体不好，但他说“我不会认罪，我没有错，会继续为中国民主进程作出努力”*

主持人：“您和郭泉先生都是基督徒？”

李晶：“是的。我来到美国，我希望尽我的力量，能够帮助我丈夫呼吁，能让国际社会关注他的事件，向中国政府述说他的案子，能（让当局）释放我的丈夫，让他尽快回到我们这个家，回到儿子身边。

最近一次探视郭泉是2011年12月1日。我每次去看郭泉，他为了不让我担心，都是告诉我他身体很好。但是，我从和他在一起的、提前释放的那些朋友口中知道，其实他的身体状况很不好，胃经常疼，口腔经常溃疡。但他每次告诉我们都是他很好，什么都很好。

他要转告外界的……每次我去他都告诉我，首先是‘我不会认罪’，说他没有错，他会继续为中国的民主进程作出努力。”

李晶：郭泉的母亲、作家顾潇有心脏病，没有力气，躺在家里

主持人：“郭泉先生的母亲、作家顾潇女士……我们知道她有心脏病，目前她的健康状况怎样？”

李晶：“她的健康状况也是很不好的，最近我打电话，包括前天晚上打电话，她很有气无力地接了这个电话，表示她的心脏很不舒服，一点力气都没有，躺在家里。”

主持人：“她什么时候得知你们离开了中国？反应怎样？有没有受到当局什么压力？”

李晶：“我这次出来，没有跟任何人说，包括外界和家里人。包括我老婆婆和我妈妈，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我怕他们知道太多会连累他们。我过来（到美国）之后，他（郭泉）的妹妹发短信来说，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是美国一个朋友告诉了她这个事情。”

李晶：*郭泉案向最高法院提起申诉

主持人：“郭泉案二审裁定后到现在，你们在法律方面又作过哪些努力？情况怎样？”

李晶：“二审之后，由李柏光律师提起了最高法院的申诉，现在还在进行当中。”

李晶：郭泉不讲究吃穿，重精神追求，建议实行“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推进民主

主持人：“希望您讲讲您心目中的郭泉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要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李晶：“我丈夫在我心目中，平时和他生活在一起，他对物质上的东西，一点都不讲究，吃的穿的都不讲究，他追求的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他读博士是文学博士，就从为我们国家弱势群体维权开始，然后发现我们国家体制的问题，就开始慢慢地想推进我们国家的民主进程。然后他建议‘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建立了这个新民党也就是为了推进我们这个国家的民主进程。”

李晶：我真的压力很大，身边有老母亲和孩子，在国内不能发出声音

主持人：“自从郭泉先生受到官方注意，后来被拘捕、被起诉，被判刑，您和您的家人有没有受到什么特别的压力？”

李晶：“到了这里，我已经很释然，我可以表达一下，我真的（受到）压力是很大的。因为我在国内不能发

出声音，我身边有老母亲有孩子，另一方面我又希望我的丈夫能够尽快出来，所以我夹在中间真的觉得压力很大。现在主引导我到了这里，让我在这里能发出声音帮助他呼吁早点出来。”

主持人：“您还有什么打算计划，看有什么方便讲的可以告诉我们？”

李晶：“首先第一步就是想先呼吁，然后把孩子安顿下来。”

李晶：郭泉告诉儿子真情，希望儿子作个义人。父子一江之隔，能听到同一轮船汽笛

主持人：“我看您带了一页文字纸，这是什么？有要讲的吗？”

李晶：“这是他写给儿子的一封信，提到他对儿子郭称义的一些希望。因为原来没有告诉我儿子，爸爸被判刑，在监狱，只是告诉他去国外教书去了，然后经常给他（儿子）写些童话故事，给他讲些美好的东西。

后来郭称义慢慢长大了，他爸爸决定把这个事实告诉他，就写了这封信，告诉他当时是怎么被抓的，在他选择他的这份民主事业的工作和儿子之间，是一个非常难的单选题。他最后选择了他的工作，决定为民主进程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离开了儿子，这样告诉孩子一些事情。

另外有一段，我都不敢看，看了会很伤心。他告诉儿子，其实他跟儿子很近，就在南京，也就是隔了一条长江，他在长江这边，儿子在长江那边。两岸。能听到同一声船的笛声，所以这段真是让我很难受的。因为我儿子名字叫‘称义’‘因信称义’（圣经要义），他爸爸希望他作一个义人，不是什么伟人、富人也好，是个义人就足够了。”

李晶：感谢帮助过我、关注郭泉的人们！希望关注被关押的郭泉和其他服刑的良心犯！

主持人：“您带着儿子一起到美国，他什么时候意识到已经到美国了？孩子反应怎样？”

李晶：“这点我觉得我的保密工作还是做得很好的。一直带他从印尼转到新加坡，从新加坡飞往美国的时候才告诉他‘妈妈要带你去美国了’他才知道。”

主持人：“他到这边反应怎样？喜欢这儿吗？习惯吗？”

李晶：“小孩子适应能力还满强的，满习惯的。”

主持人：“您还有没有特别想说的话？”

李晶：“在这里，我也借助自由亚洲电台，感谢在这里帮助我的美国教会、对华援助协会，还有郭泉的好朋友郑存柱的帮助！也同时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关注现在被关押的除了我丈夫，还有其他像高智晟、陈西、陈卫这些还在服刑的良心犯，能够关注他们的命运，希望他们早日获得自由！”

郭泉的母亲、妻子和儿子

郭泉和郭泉案简介

南京大学文学博士郭泉先生原是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因在互联网发表文章和组建“中国新民党”等，2008年11月被拘捕，2009年12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现在江苏南京浦口监狱服刑。

李晶：每当夜深人静，我想着郭泉在狱中的严冬酷暑



2012年1月23日辗转抵达美国的狱中异议人士郭泉的妻儿到访美国首都华盛顿。1月31日下午李晶应邀在自由亚洲电台总部接受采访。

李晶说：“郭泉入狱到现在已经三年了，这三年里，每当夜深人静时，我就会想着郭泉在里面冬天那么冷，有一次我去看她，耳朵都肿得很大，夏天在里面那么热……每当我想到这些，想到儿子十年要见不到爸爸的时候，我就会祷告问主‘你指引我，我该怎么办？’”

李晶：郭泉身体不好，但他说“我不会认罪，我没有错，会继续为中国民主进程作出努力”

主持人：“您和郭泉先生都是基督徒？”

李晶：“是的。我来到美国，我希望尽我的力量，能够帮助我丈夫呼吁，能让国际社会关注他的事件，向中国政府述说他的案子，能（让当局）释放我的丈夫，让他尽快回到我们这个家，回到儿子身边。

最近一次探视郭泉是2011年12月1日。我每次去看郭泉，他为了不让我担心，都是告诉我他身体很好。但是，我从和他在一起的、提前释放的那些朋友口中知道，其实他的身体状况很不好，胃经常疼，口腔经常溃疡。但他每次告诉我们都是他很好，什么都很好。

他要转告外界的……每次我去他都告诉我，首先是‘我不会认罪’，说他没有错，他会继续为中国的民主进程作出努力。”

李晶：郭泉的母亲、作家顾潇有心脏病，没有力气，躺在家里

主持人：“郭泉先生的母亲、作家顾潇女士……我们知道她有心脏病，目前她的健康状况怎样？”

李晶：“她的健康状况也是很不好的，最近我打电话，包括前天晚上打电话，她很有气无力地接了这个电话，表示她的心脏很不舒服，一点力气都没有，躺在家里。”

主持人：“她什么时候得知你们离开了中国？反应怎样？有没有受到当局什么压力？”

李晶：“我这次出来，没有跟任何人说，包括外界和家里人。包括我老婆婆和我妈妈，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我怕他们知道太多会连累他们。我过来（到美国）之后，他（郭泉）的妹妹发短信来说，已经知道了这事情，是美国一个朋友告诉了她这个事情。”

李晶：*郭泉案向最高法院提起申诉



主持人：“郭泉案二审裁定后到现在，你们在法律方面又作过哪些努力？情况怎样？”

李晶：“二审之后，由李柏光律师提起了最高法院的申诉，现在还在进行当中。”

李晶：郭泉不讲究吃穿，重精神追求，建议实行“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推进民主

主持人：“希望您讲讲您心目中的郭泉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要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李晶：“我丈夫在我心目中，平时和他生活在一起，他对物质上的东西，一点都不讲究，吃的穿的都不讲究，他追求的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他读博士是文学博士，就从为我们国家弱势群体维权开始，然后发现我们国家体制的问题，就开始慢慢地想推进我们国家的民主进程。然后他建议‘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建立了这个新民党也就是为了推进我们这个国家的民主进程。”

李晶：我真的压力很大，身边有老母亲和孩子，在国内不能发出声音

主持人：“自从郭泉先生受到官方注意，后来被拘捕、被起诉，被判刑，您和您的家人有没有受到什么特别的压力？”

李晶：“到了这里，我已经很释然，我可以表达一下，我真的（受到）压力是很大的。因为我在国内不能发出声音，我身边有老母亲有孩子，另一方面我又希望我的丈夫能够尽快出来，所以我夹在中间真的觉得压力很大。现在主引导我到了这里，让我在这里能发出声音帮助他呼吁早点出来。”

主持人：“您还有什么打算计划，看有什么方便讲的可以告诉我们？”

李晶：“首先第一步就是想先呼吁，然后把孩子安顿下来。”

李晶：郭泉告诉儿子真情，希望儿子作个义人。父子一江之隔，能听到同一轮船汽笛

主持人：“我看您带了一页文字纸，这是什么？有要讲的吗？”

李晶：“这是他写给儿子的一封信，提到他对儿子郭称义的一些希望。因为原来没有告诉我儿子，爸爸被判刑，在监狱，只是告诉他去国外教书去了，然后经常给他（儿子）写些童话故事，给他讲些美好的东西。

后来郭称义慢慢长大了，他爸爸决定把这个事实告诉他，就写了这封信，告诉他当时是怎么被抓的，在他选择他的这份民主事业的工作和儿子之间，是一个非常难的单选题。他最后选择了他的工作，决定为民主进程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离开了儿子，这样告诉孩子一些事情。

另外有一段，我都不敢看，看了会很伤心。他告诉儿子，其实他跟儿子很近，就在南京，也就是隔了一条长江，他在长江这边，儿子在长江那边。两岸。能听到同一声船的笛声，所以这段真是让我很难受的。因为我儿子名字叫‘称义’‘因信称义’（圣经要义），他爸爸希望他作一个义人，不是什么伟人、富人也好，是个义人就足够了。”

李晶：感谢帮助过我、关注郭泉的人们！希望关注被关押的郭泉和其他服刑的良心犯！

主持人：“您带着儿子一起到美国，他什么时候意识到已经到美国了？孩子反应怎样？”

李晶：“这点我觉得我的保密工作还是做得很好的。一直带他从印尼转到新加坡，从新加坡飞往美国的时候才告诉他‘妈妈要带你去美国了’他才知道。”

主持人：“他到这边反应怎样？喜欢这儿吗？习惯吗？”

李晶：“小孩子适应能力还满强的，满习惯的。”

主持人：“您还有没有特别想说的话？”

李晶：“在这里，我也借助自由亚洲电台，感谢在这里帮助我的美国教会、对华援助协会，还有郭泉的好朋友郑存柱的帮助！也同时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关注现在被关押的除了我丈夫，还有其他像高智晟、陈西、陈卫这些还在服刑的良心犯，能够关注他们的命运，希望他们早日获得自由！”

美国会听证前访郭泉妻子李晶【视频访谈】

<http://www.rfa.org/mandarin/duomeiti/tebiejiemu/guquanswife-01312012154328.html>

刘贤斌的妻子和女儿

刘贤斌和刘贤斌案简介

中国人权活动人士、作家刘贤斌先生因参与“八九民运”，“六四”后仍坚持民主活动，1991年4月被捕，第二年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2年6个月。1993年10月刑满出狱。后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等活动，1999年7月被刑拘，8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3年。2008年11月出狱。2010年6月刘贤斌因撰写四篇文章，批评四川地震豆腐渣工程，及不满当局将调查揭露豆腐渣工程的谭作人和黄琦判刑，而再次被捕，第二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0年。现被囚在四川南充监狱。

访刘贤斌的妻子陈明先



2004年12月，刘贤斌获首届“魏京生民主斗士奖”。我通过越洋电话采访了刘贤斌的妻子陈明先。她当时已得知刘贤斌获奖的消息

主持人：“听到刘贤斌获奖消息您是什么样的心情？”

陈明先：“还是很高兴嘛！”

主持人：“刘贤斌入狱时，你们的女儿多大？”

陈明先：“才两岁。”

主持人：“孩子现在怎样？”

陈明先：“7岁了，小学2年级。”

主持人：“她有没有去看过父亲？”

陈明先：“去。每次都去。”

主持人：“您最近一次见到刘贤斌是什么时候？”

陈明先：“是（2004年）8月份。”

主持人：“您能讲讲他现在的情况吗？”

陈明先：“感觉他有些黑，有些瘦。精神状态还可以。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饭，这是5年当中的第一次，坐在一起。”

主持人：“他讲些什么？”

陈明先：“主要是问问亲人，也问了些朋友，他在里边的情况一般谈得比较少，以前每月可以通一次电话，最近好像风声又比较紧，通话比较困难了。”

主持人：“您什么时候和刘贤斌相识的？”

陈明先：“1993年。”

主持人：“那时他已经坐过牢了，和这样一位青年结婚，您当时怎么想？”

陈明先：“我比较喜欢有独立思想、人格高尚一点、有追求的那种男孩子。还有一个原因是，他遭遇了苦难而不放弃，那种坚韧，遭遇挫折之后不退缩……给我的感觉不自卑，而且滔滔不绝，学识也比较渊博。”

主持人：“现在刘贤斌在监狱里可以看哪些书？”

陈明先：“一般像英语书、文学类的可以。政治思想类的书一般带不进去。他订了些报刊杂志，例如《读书》、《随笔》等。”

主持人：“他在监狱里除了阅读以外，还做些什么？”

陈明先：“他在监狱里主要从事犯人的教育，做教师。”

主持人：“刘贤斌的父母亲，他们现在情况怎样？”

陈明先：“刘贤斌的母亲已67岁，父亲76岁，身体还比较好。一共4个子女。父亲是退休工人，母亲是农民。两个哥哥一个是教师，一个是林场工人。妹妹作小本生意。母亲比较乐观，但有时非常担心刘贤斌，毕竟判这么多年。他们有时条件好点可以去看看。我们不能保证每月去看他，基本是一年一家人加起来大概看三、四次。”

主持人：“关押的地方离您住的地方有多远？”

陈明先：“坐火车1小时，然后坐汽车4个多小时，交通不很方便，有时候赶不上车。”

主持人：“请问您做什么工作？”

陈明先：“高中教师。”

主持人：“当您听到刘贤斌被判13年徒刑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陈明先：“我一直心情还是比较平静的。”

主持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平静？”

陈明先：“因为我觉得像他那样可能是早晚的事情。”

主持人：“您的同事知道刘贤斌的情况吗？”

陈明先：“他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全市的人可能很多都知道，特别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但老师一般很多人是同情我。”

主持人：“您的学生知道吗？”

陈明先：“学生有知道的。”

主持人：“学生们是什么反应？”

陈明先：“他们不会问我，只是后来有学生毕业后在大学里，然后再来问我。来向我请教爱情的问题，才来问我（笑），说他们知道。”

主持人：“当学生向您请教爱情问题时，他们会从什么角度问，您又是从怎么角度回答呢？”

陈明先：“他们把自己爱情的问题摆出来，就是怎样选择。我就讲‘爱情的选择是终身的，不仅仅是浪漫的，我觉得还应该有一种责任，相互的理解扶持，这些都非常重要’。对学生我一直非常坦诚，但在表达自己方面还是比较注意用语。”

主持人：“女儿对父亲知道些什么呢？”

陈明先：“刘贤斌打电话，小孩子稍微大一点就直接问，然后刘贤斌就跟她讲‘爸爸在监狱里’。她就问‘为什么？’当然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好讲。有一次看类似那种情况的电影，我就跟她讲爸爸是怎么回事。”

女儿也常盼望说‘妈妈，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跟说‘你小学毕业的时候’，她就比较盼望自己快快长大。感觉到的伤害就是，她前几天才说，看到其他经常在一起玩的小朋友都有父亲，他们可以撒娇，有那种父爱，她说‘我现在知道没有爸爸的滋味’，她说话像比一般小孩成熟一点。

她爸爸比较喜欢画画，第一年时给她画了很多画，来交流嘛。然后她也对画画比较感兴趣，也在画画，画油画。

刘贤斌在狱中曾经画过三幅画，油画。我去看他时只带回一幅，是风景油画。其它两幅是画监狱人物，在狱中望着窗外。然后又画了一幅古代穿着铠甲望着外面的一个武士的肖像。教官就说‘不准带回去’。我就只带了那幅风景画回来。

然后我把它裱了挂在房间里。小孩子也经常看爸爸画得那么好，说她也要比赛，她在绘画方面就比较专注，一直以爸爸作榜样，这是一个影响。我觉得她比别的小孩成熟、懂事一点。因为我们家相对来讲经济比别人差点，我把家里情况告诉她，用钱方面她比较节约。”

主持人：“您自己有没有受到刘贤斌被捕、被判刑这件事的影响？”

陈明先：“刘贤斌走后，1999年、2000年、2001年每次遂宁市公安局都来找过我。抄过我的家，把我也关到收容所拘留了24小时。在国安看来，他们觉得好像我是上当的嘛，他们觉得可能刘贤斌被判了之后，肯定我会跟他分手。其实很多老师可能也是这看法，结果后来我没有。”

但是2001年那次，他们把我抓去和陈卫关在一起，陈卫在楼下我在楼上。

我不喜欢麻烦，因为这样的麻烦可能会影响我的工作，现在我还要靠这个养家。从某种角度上讲，我不愿意长谈。”

主持人：“好的，谢谢您！我的最后一个是，当您听到刘贤斌获奖的消息以后，您对有这样一位丈夫，是怎么想？”

陈明先：“从内心说，我还是感到自豪。”

在自由亚洲电台总部演播室访刘贤斌的女儿陈桥

访问陈明先9年之后的2013年，刘贤斌处于第三次入狱服刑期间。12月5日在美国国会山举行“自由中国18名

良心犯特别听证会”。会上作证的几位狱中良心犯家人应邀在RFA总部接受了视频采访。刘贤斌的女儿陈桥因当时正值学校考试，受访顺延到12月30日。

主持人：“陈桥，你到美国已经两年多了，怎么样？”

陈桥：“我很喜欢这边。”

主持人：“回想和爸爸最后一次面对面是在什么时候？”

陈桥：“是2011年8月底，来美国前10天。我跟爸爸聊了20分钟。他还不知道我要来美国，后来是我妈妈写信告诉他的。我当时跟爸爸讲最近生活怎么样……这是他第三次进监狱，因为被关押一年才被正式判刑（家人才能探视），所以这是（他这次入狱后）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他，我对他说‘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因为我妈妈怕我告诉他我要走的话，我就不能来美国，叫我先不要跟爸爸讲。爸爸说让我好好学习，照顾好我妈妈。”

主持人：“你看他当时情况怎么样？”

陈桥：“很憔悴。他的身体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精神有些憔悴，我爸爸是个很乐观的人，他没有跟我说些负面的东西。”

陈桥今年16岁。她两岁时爸爸进监狱，直到11岁多爸爸才出狱回家。

陈桥：“我13岁时他又（被关押）走了。”

主持人：“实际有记忆、能和爸爸交流的时间只有……”

陈桥：“一年半。”

主持人：“在你记忆中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陈桥：“爸爸其实是个很严厉的人。但他总是很乐观，这是他特别大的优点。他对我要求很严格，希望我学书法，读关于中国的《老子》、《论语》这些。他是很希望得到我认可的爸爸，总是很喜欢给我做菜，希望我说他做的菜比我妈妈做得更好吃。”

主持人：“如果追溯到更早，你什么时候对爸爸有印象？”

陈桥：“因为我每年差不多有两、三次可以到四川大竹去看爸爸。我印象从小就是‘我要去监狱看我爸爸’，然后我尽量看信，给爸爸写信。我爸爸定时会给我写很多信过来，他会教我一些知识、一些道理。他会给我画画。在我最小时，他给我画画。记得很小时我很开心，长大后种种原因就觉得很别扭。直到他真正出来，我才开始又感觉到他的父爱。”

主持人：“你印象中成年人怎么给你讲爸爸为什么坐牢？”

陈桥：“很小时，妈妈一直没告诉我。可能也讲过几次，我并没真正理解。我不知道爸爸进监狱是为什么，只知道是因为一些反政府的观点、写作的事情，我并不真正了解。直到我来美国后，听大家说，看这些记录的事情、历史的事情，才真正了解到‘原来我爸爸是这样而入狱的’”。

主持人：“刚才你提到对爸爸感觉‘有些别扭’，作为异议人士的孩子，老师、同学的反应……还有什么让你印象比较深的吗？”

陈桥：“我的朋友们并不都知道，我没告诉他们。老师一直很支持我，但他们从来没因此跟我说什么。但是我院子里一个男生，跟我其实是朋友，但他经常会突然说‘你爸爸是坐监狱的’，说的四川话比较粗鲁。他有时逗我玩说‘你要是不这样，我要告诉你的同学’当然我小时候很怕他告诉别人，我并不了解爸爸为什么坐监狱，只知道是很不好的事情。”

主持人：“这会使你心里压抑、紧张、有什么阴影吗？”

陈桥：“倒没有阴影。我就是怕做什么事惹着他，或别人知道我爸爸是坐监狱的，因此来说什么。”

主持人：“你说来美国后对爸爸有了更多了解，是从哪些方面了解爸爸？”

陈桥：“当时我跟张牧师他们在一起，张前进牧师告诉我很多。例如说‘你爸爸写了很多文章，我们都很喜欢他，我们都很爱他。你爸爸其实是英雄’。

以前我（在国内）曾经去过成都一次，见到一些人，他们说‘你爸爸是好样的！’我才开始对爸爸有更正面的印象。然后我也通过他的书信……通过（美国）这边人给我发我爸爸的文集，后来出版，妈妈也写了文章……我了解到爸爸是很棒的人。

主持人：“你谈到爸爸在狱中画画给你作为沟通，我知道你也喜欢画画，和爸爸有关系吗？”

陈桥：“我觉得很有关系。爸爸很喜欢画画，我小时喜欢画画，现在更喜欢作服装设计……反正很喜欢颜色之类东西。我很喜欢爸爸的画，包括文章，我爸爸妈妈文笔都非常好。我也很喜欢写作文、喜欢讲话……因为我爸爸喜欢表达，我也很喜欢沟通，喜欢表达。”

主持人：“你对爸爸哪幅绘画作品印象比较深？”

陈桥：“在我很小时，他以我作主人公，画我扶一个盲人过马路……其实我从来没扶盲人过马路，他是通过这幅画告诉我‘我家圆圆（我的小名）是个很有道德的小孩’。因为在监狱里没有颜料，他都是用圆珠笔画，之后我把它上了颜色，我对那副画就很有印象。

还有一幅很大的油画，我不知是他在监狱还是狱外画的。画的是在一个公园里……他有个最好的朋友，喜欢和他下象棋或围棋，他们两人在下围棋，我妈妈在看书。他朋友的妻子在摇秋千，摇我和小妹妹，就是他朋友的女儿。这可能是以前经常发生的画面，是我爸爸最喜欢的一个生活画面。

我有时在信里给爸爸画……比如我现在长什么样子，头像，很简单的。告诉他我爱他……当然是在我来美国

之后，我在中国时并不了解他，也有点抗拒去了解他，不知道他做的是很好的事情，以至于我很排斥他。

但我来到这边之后才体会到原来我爸爸是很棒的人，我从心里尊敬他、爱他。尽管我现在没办法去看他，希望他通过我的画、书信知道，虽然我以前跟他发生过一些冲突，但我现在真的很爱他、敬重他，很希望能够再见到他。”

主持人：“妈妈在中国能不能按时去看父亲？多长时间有机会看一次？”

陈桥：“现在差不多一个月可以看一次。上次他坐监狱是在大竹，四川川东一个监狱。这次是在南充，离我们的城市比较近。先坐火车，可能一、两小时路程。”

主持人：“您的母亲现在还在中学任教吗？”

陈桥：“对，她是高中老师。”

陈桥的母亲陈明先在丈夫第三次入狱后，写了一篇文章《我与刘贤斌的聚散人生》，很多人看了非常感动。

主持人：“你看了吗？”

陈桥：“看了。”

主持人：“文章中哪些事情你本来已经知道，哪些是你原来不知道的？”

陈桥：“她和我爸爸的婚姻，包括他们怎么认识、怎么相爱，到后来受公安局骚扰这些事情，我以前不知道，妈妈从来没跟我讲过。我知道的事情就是我妈妈怎么带我，之后我爸爸的生活我知道。但是背后的事情……爸爸怎么进监狱，我原来不了解，后来了解了。”

陈桥的父母结婚到现在19年，但是其间有13年刘贤斌在监狱里，他们只有6年时间在一起。陈明先写的《我与刘贤斌的聚散人生》大家可以在网上找到。

主持人：“陈桥到美国已经两年多，各方面情况哪些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陈桥：“我很喜欢这边。第一点，明显……当时我妈妈叫我来美国，我不很情愿，不愿意离开家这么早。我妈妈给我的理由其中一个是在‘在中国，不知情的人都会觉得你爸爸是罪犯，是做了坏事的人。但是你来到美国，可以很自豪地说你爸爸是英雄’当时这一点让我……而且也实现了。”

确实，在这边很多人都支持我的爸爸，我可以畅所欲言对所有我的朋友、家人、教会……很自豪的告诉他们我爸爸是干什么的。

而且我在这边学习很快乐，很喜欢做项目，喜欢做各种事，也很喜欢考试，因为在这边学习是很愉快的事，也交到很多朋友。我学英语，也觉得是很棒的事。

我也很喜欢这边的城市景色，很喜欢拍摄。我喜欢这边的乐团，在中国上过私人课，但没参加过学校乐团。在这边，喜欢跳舞可以参加跳舞队，喜欢拍戏可以参加剧团……我在学校音乐队吹长笛，很开心，喜欢和大家一起表演，有很帅的感觉。”

主持人：“以前有和妈妈分开的经历吗？”

陈桥：“很少。只是她出去旅游几天，或我出去旅游几天。”

主持人：“妈妈申请来美国一直不被公安放行，现在情况怎样？”

陈桥：“很多次。尤其一开始，我总问她‘你可不可以来？’她几乎每月去问，但没有（被准许），对方告诉她‘你再等一等’但一直没等到。包括到现在，没给我妈妈回复，就是说她还不可以。”

我觉得很奇怪，我妈妈并不像他们想的那样会做什么事。她只是个妈妈，是个妻子，想来美国看我，因为我们从来没分开这么久。而且她身边一没有老公，二没有女儿，她理所当然想来见我，我只是希望跟我妈妈团聚。就这么简单（陈桥眼里含泪）。”

刘贤斌先生今年45岁，但是在他人生中已经坐牢15年半，前面还有6年多刑期。我看到陈桥的眼里满都是泪水。

主持人：“现在是送旧迎新时刻，中国人都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此时此刻你想对你的家人……对爸爸说些什么？对妈妈说些什么？我们不知道有没有适当的平台和方式能够真的让他们听到、看到，但是希望你能够把对他们的心情表达出来留在这里，也许他们能够听到看到。”

陈桥：“我想对爸爸说，希望他现在能够明白，我真的很爱他，很尊敬他，很佩服他所做的一切。因为我换位想如果我是他，我不一定有这么大胆量，能够放下这么多自己人生的时光，放下这么多自己可以享受的时光，来付出，真的是为了中国的人权，也就是为自由。我觉得很多人做了，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包括我，没有办法像他这样伟大的来做这些事情。而且我甚至觉得他只是个不负责任的好爸爸，但是我现在真的觉得‘你是个负责任的好爸爸，而且我真的希望我能够快点长大，然后真的能够来帮助你，我希望你能够得到自由’。

我也希望有一天真的能好好孝顺他。希望他不要再觉得我是那个叛逆的小孩，因为我真的现在想要好好对他。

我也希望我妈妈知道，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她给我人生中这样的保护、这样的爱，真的，我从来没有觉得因为爸爸而缺少过什么，因为我妈妈给我太多的爱，给我很足的爱，让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是一个缺失的孩子，反而让我觉得我是拥有很多的小孩。所以我很感谢她。希望我能尽快见到我妈妈。

我希望我们全家真的能得到自由，希望全家能得到团聚，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刘贤斌的女儿陈桥【视频】链接

<http://www.rfa.org/mandarin/duomeiti/tebiejiemu/chenqiao-12312013104134.html>

郭飞雄的妻子和女儿

郭飞雄和郭案简介

郭飞雄本名杨茂东，生于1966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他是作家、法律工作者，曾经参与2005年广东太石村维权和营救维权律师高智晟等活动。郭飞雄曾经多次被警方关押、殴打、酷刑，他几度绝食抗争，最长达五十多天。

郭飞雄曾于2006年9月被拘捕，2007年11月被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罚款四万元人民币。此案涉及被捕之前五年出版的揭露沈阳官场腐败的杂志《沈阳政坛地震》。



女儿杨天娇思念父亲而作

郭飞雄的家人也先后受到株连。妻子张青失去工作；儿女入学受影响，家庭银行账户被冻结，法院强行提走存款，家人无法正常生活。2009年初在朋友帮助下，张青携儿女逃离中国，4月到达美国，同年11月获得政治庇护。

2011年9月13日郭飞雄五年刑满出狱。2013年8月8日，郭飞雄又被刑拘，9月12日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逮捕，后被以同样涉嫌罪名起诉。北京时间2014年11月28日上午9点杨茂东（郭飞雄）、孙德胜“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一案在广州天河区法院开庭。开庭后近18个小时，即直到次日凌晨近3点钟才休庭，法官说“择期宣判”，至今（2015年5月22日）没有宣判。

近几个月，郭飞雄委托的律师一再发出敦促天河区法院纠正违法行为的《律师意见》，近日第一次收到书面答复——“审理延期三个月”。

张青：回顾郭飞雄案看公检法部门玩弄法律、无法律精神和证据的政治迫害案

现在在美国的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得知律师最近一次会见郭飞雄的情况，及有关天河区检察院、法院给律师的回复与通知后，接受我的采访。

张青：“这个案子发展……我们知道郭飞雄案是非常典型的政治迫害案件。在刚开始的三个月不给律师会见。到审查起诉阶段两次退查，在没有补充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起诉，后来律师要求出示证据，法院撒谎说法院的电脑没有复制的功能，而且阻止律师复制证据……”

2014年11月28日开庭。连续18个小时的开庭剥夺了郭飞雄的休息时间，甚至不给他吃饭，长时间被疲劳审讯。在这个过程中几百次打断郭飞雄和律师的辩护，完全剥夺、严重干扰了郭飞雄的辩护权利。我记得郭飞雄的姐姐当时出来时非常气愤，说“这完全是一个黑法庭，黑审判”。

回放：2013年9月30日张青在RFA总部接受视频专访片段



<http://www.rfa.org/mandarin/duomeiti/tebiejiemu/lizhuang-09302013164520.html>

张青2013年9月3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RFA总部曾接受视频采访，当时郭飞雄已被超期羁。张青谈她此行专程来呼吁请国际社会、海内外各界人士关注救援郭飞雄。

张青：“现在的情况就是没有证据，当局其实是在想‘收集证据’构陷他。在这个关键时刻，希望外界发出声音声援他，尤其在他危急时。”

我知道他有非常坚定的追求自由民主的信念，而且他都是以合法的、温和的方式来争取提高中国的人权状况，所以我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外界能够给与声援。”

张青也谈到因为郭飞雄参与维权活动和所经历的一切，家人所受的株连。

张青：“因为郭飞雄的事情，我们家人也受到很大打压。我被他们破坏失去工作，银行账户被冻结，有些钱也被他们取走。”

最主要是孩子们的上学受到严重干扰。有关方面的人到监狱里直接威胁郭飞雄说‘我们不会让你的儿子上小学，我们也不会让你的女儿升初中。他们这种威胁全部兑现了。

我儿子六岁时，我去申请他上学，校长不允许。她说的理由是‘如果我把你的孩子赶出学校，那么我违犯了《教育法》；但是我不收你的孩子，我没有犯法’。她跟我说话的声音很亮，底气很充沛。我当时听她说这样的话，就再也没跟她要求，因为这个话已经说到底了。

等到第二年女儿升初中照样碰见了麻烦，所有的同学都有学校可以去，就是她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女儿当时很难过，她说‘我不能像弟弟一样失学在家，我这么大了’。孩子上学被控制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一件事，基于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们来到美国。”

主持人：“你们到美国现在已经四年多了，怎么样？您和孩子们对这边适应的还好吗？”

张青：“我们尽最大努力适应环境。我也跟孩子……尤其是我女儿，因为她大，我直接跟她说‘我们现在在……你上学，在学校里表现好，是我们唯一的路。你必须保持你的成绩很好，我们才可以……也才对得起你爸爸。所以孩子们在学校里非常用功。”

主持人：“女儿上几年级？学习怎样？”

张青：“12年级，学习挺好的。”

主持人：“明年就要升大学……儿子呢？”

张青：“小学6年级。”

主持人：“据我所知，您来后一直在读书上学，而且读得很好。”

张青：“（笑）我对孩子们的要求其实也是对我自己的要求，必须通过学习在美国能够过得好一点。因为面对的一个最重要、最直接的挑战就是英文的障碍。所以我就通过这种学习的方式来克服这个英文的障碍，而且我非常努力。”

主持人：“带着两个孩子，其中还有一个在12岁以下，在美国（规定12岁以下不可独处）还要妈妈经常陪在旁边。您自己又要上学读书，压力可想而知。这次专程来首都华盛顿，停留几天？”

张青：“停留四天。”

主持人：“感谢您接受采访，祝您一切顺利！”

张青：“谢谢！”

回放：10月29日郭飞雄太太张青和女儿杨天娇RFA总部接受视频采访片段



<http://www.rfa.org/mandarin/duomeiti/tebiejiemu/guofeixiong-10282013154004.html>

2013年10月29日下午美国国会就日益恶化的中国言论自由形势和对郭飞雄的任意拘捕关押举行特别听证会。

当天上午，专程从德州来到首都华盛顿的郭飞雄的太太张青、女儿杨天娇（小名西西）应邀来到自由亚洲电台演播室接受视频采访。

以下是访谈片段。

主持人：“能不能请问一下你和父亲（这次入狱前）最后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

杨天娇：“大概在8月初，是用Gmail的聊天。”

主持人：“你记忆中和父亲面对面在一起是什么时候？”

杨天娇：“那是7年前，在2006年的9月，我还没到10岁。”

主持人：“因为父亲的事，在记忆中你所受到的与你同龄朋友、同学所不同的对待，你能讲讲吗？”

杨天娇：“因为我父亲的事，我上学的时候就受到阻扰。比如要升初中时，旁边很好的一个学校47中故意不招‘借读生’，我就是借读生，因为户口不在广州在湖北，他们故意设计这个来阻拦我。”

主持人：“其它年份不是这么规定的？”

杨天娇：“对，不是。”

主持人：“只有到你这一年？”

杨天娇：“是的。而且那个学校说他们只招收华康和华阳这两个小学（毕业）的学生（她是华康小学毕业生），但他们私下还是招了三十多个其他学校学生，所以有足够的名额来给我。”

主持人：“来美国四年了，环境有很大变化，怎么样，适应都顺利吗？”

杨天娇：“我觉得适应得挺好，同学和老师都对我非常好。”

主持人：“在你心目中，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杨天娇：“他是个很善良的人，经常对我笑，跟我开玩笑，给我讲故事，而且希望我能多读一点名人传记，读一点《三国》啊，所以他对我的兴趣有很大影响。”

主持人：“我知道你最近对父亲的状况很惦念，有一些表达。”

杨天娇：“我给他画了一幅画，是中国画，画在一张比较大点的水彩纸上，挂在墙上，所以我可以看到我父亲。”

主持人：“有机会时我们会向观众朋友展示这幅画。在今天的听证会上，你想讲些什么？”

杨天娇：“我的证词主要讲我对我父亲离开的感受，在这七年多时间自己心里有多大的伤害。因为爸爸不在我身边，而一个女儿是需要父亲对她的指导、教养的。”

郭飞雄的太太张青受访谈到郭案办案中当局违法之处。

张青：“按中国法律，当事人被拘捕应该在24小时内通知家人，那就没有……一直到17日才通知家人，九天时间才通知。后来在37天是一个期限，期限内应该给家人……要么释放他，要么给家人有正式的《逮捕通知书》，但是我们没收到。直到10月16日他的姐姐才收到正式的逮捕证，这就拖延了34天左右。我记得隋牧青律师他们有评论说‘对待郭飞雄案件已经到了肆意违法的地步’。而且从8月8日到现在已78天左右，还没有律师能会见他。”

张青回忆郭飞雄的维权之路。

张青：“他从2003年参加维权以来已有十10年时间，直接活跃在维权前沿，帮助村民捍卫他们的权利，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他受到非常大的打压，经常受到没有原因的殴打，已经第四次被关押在监狱里，而且受到非常非常严重的酷刑。这些都是非常违法的对待。”

主持人：“今天下午的听证会您准备从哪些方面作证？”

张青：“通过这个听证会的机会，首先是讲讲郭飞雄案的现状，非法刑拘、逮捕七十多天没有给律师会见……这是很紧急的事情，我们很担心他的状况。”

另外郭飞雄的案子直接跟他参与支持《南方周末》发表了一个公开的政治演讲呼吁中国的言论自由……是(获罪)直接原因。我会把这些都讲到。然后回忆他以前一些重要的维权案例、他所受到的一些非法对待，包括酷刑。呼吁外界关注郭飞雄的案件，当然也关注其他受到关押的政治犯良心犯。”

张青：法院审而不判超时限，郭飞雄被关押21个月未放风严重摧残身体，家人气愤

2015年5月20日张青从律师那里得知法院书面答复“郭飞雄案审理延期三个月”消息后接受我的电话采访。

张青：“到现在郭飞雄案已21个月，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已经非法关押了他很长时间。现在说是最高法院给了批准三个月延期时间，但是照律师说，到2015年1月7日就已经超出了非最高法院延期时限……如果再算他现在三个月延期，到4月7日已满了延期。”

听到张磊律师谈最近一次4月29日会见郭飞雄，我知道连续这么长时间他一直被关押在非常狭小的空间，三十来平米空间内关押了三十多人，而且从2013年8月8日到现在，21个多月时间一直没得到放风。律师和郭飞雄本人多次提出要求改善环境，郭飞雄甚至做一些抗争，但是一直都没有改变。律师说郭飞雄身体状况很差。他姐姐在庭审时见他非常消瘦，脸色蜡黄，身体非常明显不健康的状态。

我们看着中国当局在这样玩弄法律，非常气愤，曾一再呼吁中国当局停止迫害，释放郭飞雄。现在也同样向中国当局呼吁：停止迫害，无罪释放郭飞雄！

希望中国社会、国际社会，正义的国家、正义的人士、正义的组织、媒体能发出声音，谴责这种玩弄法律、实施政治迫害的恶劣行为。”

阿里木江的母亲与妻子

阿里木江案简况

阿里木江·依米提1973年出生于新疆哈密。曾经受雇于设在新疆的美国和英国公司，被捕前经营自己的果园。他有两个孩子。

2007年9月13日，新疆喀什市民族宗教事务局认定：“阿里木江·依米提自2002年以来，以工作名义，在喀什地区非法从事宗教渗透活动，在维吾尔族群众中传播基督教，散发宗教宣传品，发展基督教徒”（参看喀什市民宗局2007年9月13日文件）。

2008年1月11日，阿里木江被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拘留。2月20日，被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为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情报”逮捕。

阿里木江被捕后，他的维族基督徒妻子和当地维族基督徒都曾经被警方审问，问的全是信仰方面的问题。

2008年9月12日，针对阿里木江案件，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非法任意拘押事件处理工作组”作出决定，并颁发2008年第29号文件，认定阿里木江被非法任意拘押的事实成立。

2009年8月6日，喀什地区中级法院秘密判决阿里木江有期徒刑15年，罪名是“向境外人员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按绝密级量刑）。10月27日，喀什该法院才通知阿里木江的妻子古丽努尔和律师李敦勇先生。阿里木江提出上诉，新的代理律师是李柏光先生。

2010年3月1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通过不开庭审理，拒绝律师出庭，维持了喀什地区中级法院一审判决，阿里木江被判十五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2010年4月12日，阿里木江的妻子古丽努尔接到电话通知，阿里木江已从喀什看守所转到乌鲁木齐的新疆第三监狱服刑。

2010年11月，新疆高级人民法院接受了阿里木江的妻子古丽努尔和母亲吾秀尔汗的申诉，决定重新审理阿里木江“泄露国家绝密”一案。

2010年12月中国新疆高级人民法院复议维吾尔族基督徒阿里木江一案的决定，已于2011年2月中旬通知正在乌鲁木齐新疆第三监狱服刑的阿里木江，法院裁定维持15年有期徒刑原判。

采访在阿里木江案不公开审理之前

（以下是2008，05，06报道）

新疆维吾尔族基督徒阿里木江案上周送交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正式起诉，拟于2008年5月27日不公开审理。

在北京的阿里木江的辩护律师梁小军先生说：“阿里木江涉嫌罪名是‘煽动分裂国家，为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情报。’”



阿里木江的妻子古丽努尔

记者采访了阿里木江的妻子，现在新疆的古里努尔。

古丽努尔：“我们想，我们自己没有其它问题，就是个信仰，就是维族人信了基督教。法律上也规定，每个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阿里木江被抓走以后，1月到2月之间，我也被审问，其他维族的基督徒大概有十个吧，全部被叫去审问，问的全部是关于宗教信仰的问题。

阿里木江对律师说‘他们从头到尾问的全部是关于宗教信仰的问题，但是最后给我扣了一个这么大的帽子，我太冤枉了！’”

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大约六小时后休庭

（以下是2008，06，09 报道）

新疆维吾尔族基督徒阿里木江“涉嫌煽动分裂国家、向境外人员提供国家秘密”案5月27日上午10点在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大约六小时后休庭。

未被允许到庭旁听的阿里木江的妻子古里努尔在庭审结束后，与检察长谈话，古里努尔接受了我的采访。

古丽努尔：“今天检察长告诉我，证据不足，退回公安局了，补充侦查。

现在我的处境比阿里木江还要差，孩子、家庭、果园要管。现在（管水的）不给我果园水，他们说阿里木江什么时候回来，见到阿里木江人的话，才给水。现在已经有六十株果树干死了，其它的叶子都开始黄了，今年是（几年来第一次）正式挂果，这对我们来说，经济上的损失、精神上的压力真的很大。”

阿里木江案休庭整一年，非法超期羁押至少已达九个半月

（以下是2009，05，27报道）

一年前的今天，5月27日，新疆维吾尔族基督徒阿里木江“涉嫌煽动分裂国家、向境外人员提供国家秘密”案在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庭审大约六小时后休庭，至今未决，按现行法律，阿里木江已被非法超期羁押至少九个半月。

5月27日，我采访了阿里木江的辩护律师。现在在北京的李敦勇律师说：“一审都没开完（庭）呢，一直休到现在，时限早就过了。他（当局有关方面）自己都承认超期羁押，也知道是违法，但没有人处罚他。”

我采访阿里木江的妻子古丽努尔。

古丽努尔：“首先谈一下给他安的罪名，跟阿里木江真的不符合，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证据。阿里木江是一个那样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的好人，给他安这样大的罪名，我觉得挺伤心难受。

随着时间越来越长，一直把他关在那里不作任何决定，无论是我还是家人，每一个关心阿里木江的人，对他的清白无辜更加坚信。只是少数一些人想利用手中的权力，靠这样的方法惩罚阿里木江，因为他是维族基督徒。”

主持人：“近期传出阿里木江挨打的消息，您知道些什么情况？怎么想？”

古丽努尔：“现在我特别担心他的身体状况，因为已经有过一次，所以我经常担心还会不会再有。当时他被带到医院去看病，可能是打得比较严重，当时是被一个熟人碰见了，他对熟人讲他被打了。”

主持人：“这是哪一天？”

古丽努尔：“今年3月31日”。

古丽努尔：为询问，婆婆从冬到夏，天天一早守候在法院、检察院门口

主持人：“阿里木江案审理休庭到现在整整一年，已经超过时限、家人有没有去问过？有关方面怎么回答？”

古丽努尔：“我婆婆这段时间天天都去，法院、检察院的人什么时候上班，她跟他们同时到达那里，或是比他们还早。因为他如果去晚了，就见不上这些人。她提前去等在门口，看着他们作早操。散早操的时候，她就去问他们。无论刮风下雨，从冬到夏，一直这样。”

主持人：“她这样坚持有多久了？”

古丽努尔：“这一年多时间，中间只回来过几次。”

主持人：“您的婆婆多大年纪了？”

古丽努尔：“六十五。”

主持人：“有关方面给她什么回答？”

古丽努尔：“就说让她等等，他们会尽快办。”

古丽努尔：阿里木江只是走了自己想走的路，信仰基督教。法律允许宗教信仰自由

主持人：“这样的说法已经说了多久？”

古丽努尔：“从去年11月开始说的。把一个无辜的人关押这么长时间，不给任何说法，如果他是无罪的，心里会很清楚‘我违反了什么法律，国家会使用法律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制裁，我必须呆在这里’。但是他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只是走了他自己想走的、而且法律允许的这条路——信仰基督教。宗教信仰自由，这是法律允许的。”

我身边还有两个孩子。我希望负责这个事情的官员能够依照法律，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给我们一个说法。”

阿里木江的母亲感谢各方关心

我通过越洋电话，向阿里木江的母亲乌秀尔汗询问近况。她说：“还没有结论。对不起，我就是……不能跟你说。”

主持人：“您近期去问过吗？”

乌秀尔汗：“我就是经常去的嘛！”

主持人：“他们怎么答复您，能讲讲吗？”

乌秀尔汗：“我也没办法，对不起。谢谢你们！谢谢这些方面的关心！我年纪大了，老了，没有答复你们，没答复你的问题，对不起！”

主持人：“我能理解，您多保重！”

阿里木江案二审裁定维持原判十五年徒刑，妻子古丽努尔表示：要申诉到底

(以下是2010, 04, 07报道)

新疆维吾尔族基督徒阿里木江委托的上诉辩护律师李柏光昨天得知，被以“向境外人员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以“绝密”级别量刑）判刑十五年的阿里木江案二审裁定维持原判。

自从新疆‘七·五事件’以后，到去年11月12月阿里木江案一审判决结果传来，一直打不通在新疆的阿里木江妻子古丽努尔的电话。

2010年4月7日，电话终于打通。

主持人：“请问家人什么时候得到二审裁定结果的？”

古丽努尔：“上星期。”

主持人：“阿里木江的母亲知道裁定结果了吗？”

古丽努尔：“也知道了。”

主持人：“母亲现在情况怎样？”

古丽努尔：“很伤心哪。她每天哭得很多。情绪不是很稳定。”

主持人：“有关方面有没有通知您什么时候可以去探视？”

古丽努尔：“没有。”

主持人：“您多长时间没见到阿里木江了？”

古丽努尔：“两年零三个月了。”

主持人：“一审的时候也没有允许您到庭？家人有能见他一面的吗？”

古丽努尔：“没有。”

主持人：“完全是秘密开庭？”

古丽努尔：“嗯。”

阿里木江有两个儿子，现在一个十岁，一个不到四岁。他被捕的时候，小儿子才一岁多。古丽努尔不但要照顾两个孩子，还要照看阿里木江被捕前经营的果园。

古丽努尔表示：“不管怎样，要申诉到底。不然太冤枉了。律师从法律角度可能会说得更清楚吧。”

齐崇准的妻子焦霞 – 在婚姻和生命的关口

（以下是2012，11，17报道）

齐崇准案简况

记者齐崇准（笔名），本名齐崇怀，现在位于山东济宁的鲁宁监狱服刑。他曾多次揭露官员腐败和社会不公。2007年他于《新华网》发表文章，揭露滕州市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建造豪华政府大楼之后被拘捕，以“敲诈勒索罪”被判刑4年。2011年6月刑满前又被起诉，以“敲诈勒索罪”和“职务侵占罪”被判刑12年，扣除已经执行的4年，还要执行8年。

反腐记者齐崇准被判刑四加八年，律师要求会见遭拒，齐妻焦霞处困境难关

中国山东反腐记者齐崇准先生在被判刑4年临近期满时，于2011年6月又被加刑八年，现已服刑将近5年半。他多病的妻子焦霞在困境中独自抚养一双儿女。近来在身心健康和婚姻关系方面都处于艰难的关口。11月2日，受焦霞和其子女委托的张磊律师前往山东鲁宁监狱依法要求会见齐崇准遭到拒绝。齐崇准情况不明，加重了焦霞的担忧。

焦霞： 8月15日探视齐崇准，他多次要求离婚，说他会活着出来



齐崇准的妻子焦霞

日前我专访了住在山东济南的焦霞女士。

主持人：“请问您最近一次去探视齐先生是什么时候？”

焦霞：“是8月15日。为什么见他，我们是（为要）离婚的。之前，齐崇准几次三番要跟我离婚。我总觉得，我在外面带着两个孩子都没提出跟他离婚，就质问他‘我做错了什么你跟我离婚？’不理解他的用意，最后我明白了。他叫他弟弟说服我，叫我离婚。他给我传递了一个信息，他不会活着出来。”

焦霞：我身体不好难以支撑，担心自己如不在了孩子无依靠，重新回忆齐崇准案

焦霞说：“从我老公出事至今，我重新回忆了一遍”。

主持人：“是什么事情引发您把事情重新回忆了一遍？”

焦霞：“我总觉得难以支撑下去。我身体也不好，就想‘有一天真的我不在了，孩子依靠谁呀？’我就想着能把他爹救出来，让我重新回忆了一遍。”

焦霞：齐崇淮写负面报道多些，报道煤矿透水事故，得罪了滕州市委

焦霞回忆：“齐崇淮1993年开始从事媒体工作，写新闻。他家很贫穷，边打工边学习。我认识他是1994年，他的一个老师介绍的。那时他在济宁《大市场报》作编辑、记者。1995年我们结婚，1996年我们来济南。

他写负面报道多一些，经常上滕州去采访，那边有煤矿透水事故，死了好多人，他把稿子发出来。其实那时滕州那边已经跟他说情‘别发、别发，给点钱别发了’。他在北京《中国安全生产报》山东记者站，滕州那边上北京说情去。报社就一直拒绝给发，不敢给发。齐崇淮具体在哪个媒体发的我不清楚，发出来了，报道煤矿透水事故，这就得罪了滕州市委。齐崇淮当初还没感觉到什么。”

焦霞：2007年齐崇淮曝光滕州市委大楼超豪华且未经审批，市委书记对齐恨之入骨

焦霞：“2007年3月份他到滕州去采访，看见滕州市委大楼超豪华，就拍照了。滕州市那边条件不是多么好，按生活水平农民经常在外面打工，也有要饭乞讨、收破烂的。我们老家离滕州不远，很清楚那边的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农民有上访的、吃不上饭的，你滕州市委大楼这么超豪华。齐崇淮深入采访，一看大楼是超标，根本也没有审批，他就把那个大楼曝光了。曝光之前，齐崇淮还在滕州写了几篇负面报道。也触动了他们的神经。”

主持人：“您说的‘之前’是哪年的事情？”

焦霞：“是曝光滕州市委大楼前将近一年左右，断断续续写过滕州市的负面文章。宣传部的人经常过来说情，齐崇淮还照样发出去。我觉得这已得罪了他们，更何况后来滕州市委大楼超豪华曝光，更让（市委书记）王忠林对齐崇淮恨之入骨。”

焦霞：齐崇淮替记者马世平辩护，激怒滕州市办案人员

焦霞：“曝光之后，滕州就盯他了，齐崇淮也没有什么把柄在他们手。就因为《滕州日报》的一个记者马世平不知为什么被拘留，滕州市的过来这边向齐崇淮调查：‘马世平给你投稿，怎么样？’齐崇淮替马世平喊冤，说‘马世平做错了什么？不就是把你滕州市的一个负面新闻给我们媒体了吗？也是正当的嘛，你们没有必要去抓他’。就跟滕州市两个办案人员吵起来了，激怒了他们。”

焦霞：三天前滕州方面先请齐崇淮见面吃饭，齐未应允，6月25日就抓走齐

焦霞：“开始是以调查的名义接触齐崇淮，办案人员六月十七、八日（记不清）来调查，六月二十多日，滕州市宣传部又来找齐崇淮，说‘齐（记者站）站长，什么时候请你吃饭？’齐崇淮总觉得‘头两天办案人员刚来了，之后你请我吃饭？……’觉得里面有事。他说‘我有事呢，请什么请啊？有什么话你直说吧’。对方说‘我们得见面，或者怎么样’，齐崇淮说‘有必要见面吗？’，这是6月二十一、二日。

6月25日过来拘留齐崇淮。在这之前，对方说‘齐崇淮，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想整你啊……’齐崇淮在家接的电话。

25日晚上就过来拘捕他。齐崇淮说‘你有拘捕证吗？’他说‘有拘捕证’。齐崇淮问‘为什么逮捕我，有什么理由？有什么依据？’对方说‘你经济犯罪’。齐崇淮说‘我在济南，我经济犯罪也不用你来逮我呀’。

对方说‘我是你老家的，你原籍应该来逮你’。

齐崇淮说‘我原籍是邹城，你怎么是滕州来的？’对方说‘就是滕州的，你别管了，羁押你没问题’。

我就怕为了打击报复他，我说‘咱打济南的110’我打110报警，济南这边警察过来了。一看他们的证件，确实是警察不是假的。来人说‘是在滕州犯事的，所以来逮捕他希望济南警方配合’，济南警方没说什么，就把我老公逮走了。

25日把他逮走。那真是黑暗的一天，把门一撬，把人一抓……哎呀，我不敢去想，一想就害怕。”

焦霞：罪名从“经济犯罪”，变更为“敲诈勒索”，却无“敲诈勒索”对象

焦霞说：“开始2007年以‘经济犯罪’整他，又查不出什么。我们一家还在租着房子，有什么‘经济’？2007年6月逮捕他的时候，在这里翻了，银行查账，家里也查了，最后查不出来的情况下，又说‘敲诈勒索’。他敲诈了谁呀？敲诈了哪个部门？宣传部吗？市委吗？各地市的宣传部吗？那边说情，来给他送礼，那叫‘敲诈’吗？执法单位出面说情，找人说情，到济南来给他送钱。他们是知法犯法，有谁去追究？我现在总觉得，中国的法律光治草民、治老百姓呀？他们当官的犯法那叫什么？”

焦霞：齐崇淮在滕州监狱遭酷刑，下井挖煤工作时间长，患关节炎等难就医

主持人：“最初被判的四年里，探视什么的都正常吗？”

焦霞：“哎！探视……在滕州那边，齐崇淮在监狱里遭受到酷刑。

记得第一次去看他已经是2008年11月份吧。他在里面很惨，牙被打掉，关节炎，腿疼腰也疼。他说在里面工作时间太长，下地下挖煤扛煤、背煤。我一看气色也不好，我说‘你怎么了？病了吗？’他说就是腰疼。我说‘你牙怎么啦？’他说‘没事啊’。我紧问他，他说在里面遭受到酷刑，被人给打了。

我说‘你要么让医生看看，要么就跟领导说说歇歇，这样的话命都丢了’。他又瘦，皮肤又黄黄的，脸色太不正了，烟草色，跟有病的那样。他说监狱那么大，只有几个狱医，再说他也不敢吃药，怕他们害他。他说就这么忍着。”

焦霞：我接受采访后，狱方威胁齐崇淮，要他让我闭嘴

焦霞：“我回来后觉得不能沉默了，要发出声音来。正好有媒体采访我，问‘齐记者在里面怎么样？他好不好？’我说‘不好啊。他在里面遭受到酷刑，被人给打了’。我就实话实说了。

之后过了没多久，我又去看他，他还是那个样子。他说不是监狱管理人员打的他，是狱友打的他。我去过以后，他被关禁闭了。

第三次见他时我说‘前段时间我来了，你被关禁闭，又怎么了？’他说一个狱友把他打了。我说你有没有得罪人家，惹着人家引起争吵？’他说‘没有，是监狱方指使的，说打死你不跟打死只鸡一样嘛’。我一看，真的很可怜。他说‘媒体采访你，你说的话这边他们都知道’。监狱方跟齐崇淮说‘你叫你老婆闭嘴，她在外面乱说话，对你没好处’。”

焦霞：我害怕后沉默，换掉电话号码，外界联系不上我。齐崇淮喊冤，王忠林忌恨

焦霞：“哎呀，回来之后，我又沉默了。我不敢了，害怕了。我想‘别再吱声了’。有媒体采访什么的，我把电话号换了，原来用了七、八年的手机号码换掉，别人都联系不上我了。

我就这么等啊等啊，三年了还没什么动静，没有让他出来的意思。有他（曾在里面）的朋友说‘少一天不会出来，他在里边不但不得分，而且还减分。他一直不服，总觉得自己冤枉，说出来还照样得洗脱自己的罪名，还得继续往上找。要把事情说清楚。狱友们为了减刑早出来，可能就把齐崇准举报了’。

齐崇准在临近2011年6月25日该出狱时，2011年4月27日，滕州市委领导知道这里面的情况，就找齐崇准谈话。齐崇准说‘事实就是事实，白就是白，黑就是黑，会说清楚的。我怎么敲诈勒索了？我敲诈谁了？’那天去见面的，其中就有王忠林。齐崇准总觉得‘顶多你把我关到6月25日，我就出去了’，就争辩了一下，把官员王忠林他们惹怒了。回去后连夜整出起诉书。

齐崇准4月27日上午给我打了个电话，我问‘怎么样？挺好的？’他说‘嗯’。我说‘这么多朋友说6月25日你出狱要去接你’，他说‘不用接’。挺高兴的，本来就快出来了，可盼到头了嘛。

下午的时候他又给我打电话，我说怎么下午又打电话，不正常啊。他说‘滕州市委领导过来了，王忠林过去的，就问问我出去怎么样，打算么办？我说，我会为自己申冤的，我是冤枉的。就把他们惹怒了，说，你出去？你休想！你不会出去的。撂下话走了’。齐崇准说‘看来事情不妙啊’。

我说‘是不是例行警告啊？’我咨询了好多朋友，朋友说‘他在里边又没犯什么事，可能就是例行警告，吓唬吓唬他，叫他出来乖乖的不要乱说话，不要再追究了’。”

焦霞：齐崇准5月份收到《起诉书》把4年前起诉过的东西又起诉一遍

焦霞：“5月几号时，齐崇准又给我打电话，他已经收到起诉书了‘就接着把他起诉了，揪着原来的事不放，原来起诉过的东西又起诉一遍’。他说‘看来既然要整他，我们都没有办法’。

哎！——我就害怕了。接着又找北京黎雄兵律师，他说‘不会的，法律上没有这条’。

焦霞：知6月9日开庭，网上求助，刘晓原、王全章律师联系我，为齐辩护

焦霞：“6月2日，齐崇准给我打电话，说‘定了下星期要开庭，这是真的’。我就紧张起来，害怕了，接着找黎雄兵律师。我为什么找北京的律师？济南的律师……齐崇准好几个朋友是律师，没有人敢介入。北京有几个公益律师，不花钱，我也没钱。黎律师说山东这边也盯上他了。

我在网上求助，希望正义的律师能出面帮我。刘晓原、王全章二位律师联系上我，为齐崇准辩护。前段时间听说重庆的李庄本来该快出狱了，又被起诉，接着人家又撤诉了。他们说‘山东又来一个第二季李庄，齐崇准就是李庄第二季’。”

焦霞：开庭——媒体受压力，多家未能到；起诉齐崇准，又加“职务侵占罪”

焦霞：“通知6月9日开庭，媒体记者也采访我，总觉得是个新闻点。好几家媒体联系我，要求开庭时过来，最后来的只有两家。那几家为什么不来呢？出于压力。记者给我打电话说‘你多保重吧，我们迫于压力没有办法，山东真的太黑了。好多都做工作，往领导这里压，我们没办法再出去了’。滕州开庭那天，只有两家媒体到了。

开庭时，我见到齐崇准，他好像麻木了。我那天像天塌了一样，总觉着天黑，看不到光明。就因为我又说了一句话……看后边（旁听席），还是上次那些领导都去了。齐崇准为自己辩护，总觉得很冤枉，构不成什么‘敲诈勒索’。第一次开庭是‘敲诈勒索’罪，这第二次开庭起诉他是‘敲诈勒索罪’，又加一个‘职务

侵占罪’。

当初齐崇淮在《中国安全生产报》山东记者站任站长的时候，北京那边有广告款提成，扣除费用、税，剩余的钱都打回来，叫齐崇淮办了个邮局的卡。稿费啊，或广告提成就一直以这种方式打到邮局里，有时候我帮他去支取。

开庭时我说‘还有说理的地方吗？’我就说了个实话，我说‘你们这都是打击报复，就是陷害，什么敲诈勒索，什么职务侵占？’上午就把我拖出来，不让我进去了。

过了没多久，休庭了，说下午接着开庭。，律师和记者出来了。刘晓原律师说了一句话，把我震惊了。他说‘看来只是走走过场，他们早已安排好，可能下午就宣判了’。”

焦霞：当天下午宣判，共判12年，齐崇淮还要坐牢8年，我崩溃跳河自杀被救

焦霞：“真不出刘律师所料，下午接着开庭，没多久就宣判了。

我下午没敢进去，他们意思是不让我进去，我在庭外门口等着。很快刘晓原、王全章律师和记者出来了，我迎上去。他们说‘宣判了，连上次的13年，决定执行12年’。

我就坐地下了，光念叨‘12年，12年，为什么12年？’他们说‘你冷静一下，这都是他们安排好的，已经写好的，看来还要在狱中8年’。‘哎呦我的天！’我就哭着叫着‘还有说理的地方吗？我老公冤枉啊！就因为曝光滕州市委大楼超豪华，受到打击报复，陷害他啊！真的不行了，我不行了！’我真的崩溃了，冲到马路对面，拦了一辆出租车。我跑得很快很快，从来没跑这么快过，我也听到后边喊声。

搭上车后，我泪流满面跟司机说‘我要去市政府大楼，新盖的那个’。路上他问我‘你怎么了？’我说‘我老公冤枉的，就因为曝光滕州市委大楼太豪华，我老公遭受打击报复，被判入狱4年了，这又继续判刑了’那个司机说‘这个大楼真的很豪华，也没有审批，你知道占地多少？……’他把我拉到市委大楼，我给他钱他不要，说‘算了，算了，你也不容易’。

我总觉得‘我要爬到市委大楼那儿跳下去，为我老公申冤，用我的死能换取市委领导们的良知，把我老公释放’，我就向市委大楼那边冲。保安把我拦下‘你不能进去！’他看我泪流满面。我说‘我老公就因为这个市委大楼……’。他说‘你冷静一下吧，坐一会儿，要么你到上访那边。大楼你进不去，我们有责任的。’我冲了好几次没冲进去。我想，只要冲进去，我就从市委大楼跳下去，我根本不想活了，想以死叫大家知道我老公是冤枉的，洗脱我老公的罪名。

我一看上不去，给律师发了个短信，说感谢他们，这辈子无以回报……人家是公义律师，我一分钱没有花呀，济南律师花钱都请不来呀。我发短信说‘只有来生回报吧’。律师打我电话，我也不再接了。

我看见一个护城河，一个桥，我想从那里跳下去能淹死我，我不会游泳。跳下去之前，我给滕州市公安局打个电话，说‘你们高兴了，你们可以庆功了，你们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很圆满，把我老公判刑了。我还是说一句，他是冤枉的，希望你们有良知，用我的死能换取你们的良知’。那边连话都不说。我说‘我死也死到你们市委大楼这边’。说完，我把包一扔，从桥上一头扎到水里去，什么都不知道了。”

当我醒的时候，他们在身边叫我，我慢慢清醒了。他们把我已经救上来，抬到路边，我呼吸很急促，闭着眼，他们有按我胸脯的，我吐水，听着说‘哎呀，一时她想不开，怎么这样？保安看见救上来的’，说‘你醒醒吧，醒醒吧，你怎么这样想不开？你不想你的孩子吗？’”

焦霞：为孩子，我得坚强起来，一定要活着，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

焦霞回忆：“哎呀，我一听‘孩子’这两个字啊，触动很大，就哭开了‘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呢？’就像疯了似的。他说‘你看你傻嘛，你还想你的孩子吧’，说‘把她抬起来，那边有个信访办，上那里歇歇去’。吐吐水，吐得我眼也晕，头也痛，也不知他们几人怎么抬的我，把我抬到一个办公室。

一个女同志给我倒水叫我喝，说‘你来到这里，有什么冤屈在这里可以说，这是一个上访办，信访的’。我说‘我的冤屈你们解决不了，你们滕州市委打击报复我老公……’。电话响了，一个人帮着接，刘晓原律师打来电话，知道我在信访办，他们打车来了。我说‘不会让齐崇淮活着出来了，不会让齐崇淮说话了，会关他一辈子的’。我说‘我得找孩子去，我想孩子，孩子在济南还没人管呢，我得回济南’。律师看我那样子，本来可以从滕州回北京，又把我护送到济南才回北京。

我回来后，胸也疼，呼吸也不行，他们按我胸按得很，我吐血水，好像肺里已经受伤了。

我在床上大约躺了十多天。一个邻居帮着照顾我和孩子，我天天昏昏沉沉躺着。朋友给我买了消炎药，说我可能呛水肺里受伤了。我总觉得想解脱，根本不想孩子。一想孩子，他爹那样，孩子还需要妈，我得坚强起来，我一定要活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焦霞：多病身体不好，视力也不大好，但我不再畏惧，要抗争为齐崇淮喊冤

主持人：“您现在身体情况怎样？”

焦霞：“不好。我原来很壮的，当初他被判刑时我打两份工，还得照顾孩子，根本吃不好，睡不好，经常失眠，像得了抑郁症。我觉得滕州那边不会放过我们。我视力也不大好，原来他一出事，2008年我得了急性结膜炎，身体不好，有妇科病，影响了我的工作。就在家，靠着好心人帮助我们，就这么过。”

主持人：“从第二次判刑到现在……”

焦霞：“将近一年半。庆幸的是齐崇淮到济宁（鲁宁监狱）那边服刑，不是在滕州那边了。我觉得也是挺蹊跷，滕州推卸责任啊。既然叫齐崇淮永远闭嘴，滕州那边为了摆脱关系，撇清这个事，叫齐崇淮到济宁服刑了。”

主持人：“前面4年齐崇淮是在滕州那边监狱服刑？”

焦霞：“对。王忠林放话出来‘不会让齐崇淮活着出来的’。这一次为什么我这么坚决？第一，我身体不好；第二，一个女人带两个孩子，我真的感觉崩溃了，难以支撑下去。现在我不畏惧艰难，我也不再软弱了。死都不怕？我怕什么？我总觉得活对我是一种痛苦。王忠林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利用职权打击报复齐崇淮。如果当初我不怕，我跟他抗争，给我老公喊冤……是我做得不够好。”

我觉得，现在还来得及，当我生命真的终结的时候，那已经晚了，一切都晚了，孩子没爹也没妈了。我没有发出声音，给王忠林造成可乘之机，我如果当初这么坚决的话，他没这么大胆吧。

第二次判齐崇淮（再九年执行八年），我第一次到（济宁监狱）探视他，就追问‘为什么又判你刑？你在里面做了些什么？又怎么得罪的谁？’他说，他得罪的就是王忠林。我说‘我找王忠林’。他说‘你别再找了，别再遭到什么，毕竟孩子还需要你呀’。”

焦霞：没想到婚姻关系出现问题。当局阻挡我收到捐助款，齐崇淮提出离婚

让焦霞没有想到的是，她与齐崇淮的婚姻关系竟然出现了变数。

焦霞：“他弟弟第一次去济宁探视，是在我第一次去之后看过他，跟他妹妹一起去的。会见完，给我打电话说‘嫂，我哥说跟你离婚’。我就急了，说‘你哥神经病啊跟我离婚，我也没跟他离婚他离什么婚呀？’他弟

弟说‘你不知道，他在保护你们，怕你们受到伤害。看来里边事挺多的’。我说‘我知道了，你别管了’。

这几年我都吃的什么苦？带着两个孩子，我不离不弃的。我还回家看他老妈，还经常跟他弟弟沟通，经常叫弟弟去看看他。我经常去看他，安慰他，一切都是我来扛着。我要跟他离婚我不早离了吗？（哭）我为什么等到今天呀？2007年我不比现在要年轻吗？我那时才不到四十岁。现在四十多岁了，身体又不好，又没有工作，带着两个孩子，可想而知。我的孩子已经到初中花钱的时候，谁敢要啊！”

焦霞：离婚不是我的本意，不是齐崇准的本意，但好心人的资助款我一再收不到

焦霞：“离婚不是我的本意，离婚不是齐崇准的本意。我们多年来一直这么艰难地走过来了。1995年结婚，他一贫如洗，走过来了，我总觉得齐崇准这个人善良的。

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原来穷也好，怎么着我都没跟他离婚。我原来不比现在年轻吗？我跟他离什么婚呀！

过了大约一个多月，我又去看他。这是（再判后）第二次去，我就质问他‘你是什么意思？我还没跟你离婚呢你跟我离婚呀？’我就哭了。我说‘这几年辛辛苦苦帮你带孩子，给你找律师，里里外外操心，我容易吗？你非逼死我吗？你叫孩子没妈吗？’他说‘你不知道，你们收到的每一笔资助，官方一清二楚，已经跟我谈话了，说你老婆收到哪里哪里资助，多少多少钱’。我说‘那怎么了？有良知的人多了，都像他们没有人性吗？赶尽杀绝吗？我收到资助怎么了？孩子不能不活啊！’”

焦霞：齐崇准陈述心情，为保护我和孩子细说理由，非本意但坚持离婚，我同意了

焦霞：“齐崇准说‘还是离婚吧，第一你也可以找个帮手’。他看我脸色不好，问我怎么了，我说‘没怎么’。他说‘你身体也不好’他哭着说的‘找个帮手能照顾照顾你们，一个女人带两个孩子真的不容易。我太不称职了，真的对不起你们。你看我帮不上你们，没法挣钱养孩子，我还给你添心事。你要是离了，好心人给你们资助，给孩子上学有个补助什么的都可以，这边（官方）就不会阻止你收到资助。以后那更难了。’

他一跟我说到离婚，我真的心都碎了。我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了，为什么跟我离婚啊？最后当我真的清楚他的意思了，我就跟他说‘我要去找王忠林’他说‘你不要了，你会被拘留的，孩子就没妈了（哭）’。“

主持人：“从那次探监，一直到两、三个月前那次，这中间有没有再提到离婚的事情？”

焦霞：“没提。我就没同意。”

主持人：“后来怎么又提起？”

焦霞：“后来有好心人士给我打电话，说‘我给你汇的款你收到没有？’我说‘没有啊’，我就知道里面的事情了。有好几个正义人士给我打电话，问我‘收到款项没有？’我说‘没有收到’。我知道他们（当局）阻止我收到这个钱，或者他们给我转移了。就像齐崇准第二次说离婚的事，说我们收到的每一笔资助官方都知道。

有正义人士打电话说‘收到资助款没有？’我说‘首先谢谢你老师，我没有收到’。他说‘我已经发出去了’。我说‘你怎么给我寄过来的？’他说打到我银行帐号上的。开始我说‘我查一查’，上银行一查，也没有。我说‘是的，老师，没有’。他说‘如果没有的话，你给我回复一下’我回复了一个短信‘没有收到。’电话打进来说‘不会的’。我说‘真的没有收到，请相信我’。我就知道像齐崇准说的一样，（资助）我会受到阻止。齐崇准跟我离婚是保护我们的，我就相信他不是真心实意跟我离婚，不是他的本意。

我一去看他，我说‘好多正义人士给我打过来的钱我没有收到’，他说‘你觉得我跟你离婚错了吗？你不知道我的意思’。他强调了好几次‘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就用这种口气说。

我说‘我现在明白了’。他说‘只有离婚了’。我觉得监狱方应该有录音的，他说‘我们离婚了，你们才是安全的’。我说‘那好，离吧。只要我们都是平安的，都是好好的，不要受到任何的威胁，我同意离婚’。

他交代我，说让我起诉。我说我们协议离婚吧，他说他不能到场，必须让我起诉，我就起诉了。之后这事又耽搁下来，法院就给我打电话‘你什么时候过来呀？就是离婚的事情。’我说‘不慌，我没有空过去’。

过没多久，又一个朋友给我发短信‘我给你汇去300块钱，你收到了吗？请回复。’我也没有收到啊。7月份孩子放暑假，我觉得孩子好久没见他爸爸了，带着孩子去看他。他问我们生活上怎么样，一看孩子挺高了，嘱咐孩子好好吃饭，穿暖一点，交代我照顾好孩子。

他说总觉得对不起我，让我受苦太多，带两个孩子，他作为孩子的父亲、作为我的丈夫，不称职，他只有放开我，才觉得是对我好，对我这个家好，对孩子好。总觉得我还比较年轻，带着两个孩子不容易，趁着年轻找一个。

听他传递给我的信息是，离婚两个用途，第一他不会活着回来，不要在他这棵树上吊着了，让我找个能帮着我拉扯孩子的，就对我感激不尽了。第二，我们收到的每一笔资助，官府官员知道的一清二楚，如果不离婚，怕他们会阻止我们收到资助，对我们生活更造成不便，会断了顿。”

我说‘真的，又一个朋友打电话，问齐记者好不好，好像是你的朋友，给我打来300块钱我没有收到’。

他说‘你起诉离婚的事怎么样了？’我说‘法院催过我，我没有时间过来’。他就说一句话‘抓紧办理’。我没多说，说‘我明白了’。没多久，法院又催我。7月13日我带着孩子去看的他，8月15日我们去滕州那边，法院告诉我得上滕州那边开庭。就为了孩子的生活，我觉得离婚又怎么了？不就一张纸吗？”

焦霞：双方已向法院表示同意离婚并签字，但还未拿到《判决书》和《离婚证》

主持人：“8月15日您是自己去的？”

焦霞：“是。去就是离婚。之前他告诉我离婚的用意，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我就同意离婚了。我说既然你想解脱……他心理负担感很重，压力也很大……他就这么告诉我的。

可是，当时我考虑事情也不够周全，我就回答‘你既然想离，就离吧，你想解脱就解脱吧。我同意，我成全你。’我说‘你想一下，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谁敢找我呀？什么人敢要这个负担？你要说我找（别人），那是不可能的。我们都在流泪，还是心平气和地谈。

我还问了监狱里一个当领导的科长还是什么。我说‘如果离婚了，我还能不能来见他？’他说‘只要齐崇淮同意就可以见面，只要登记上你的名字，你还继续可以看的，你毕竟是孩子的妈妈嘛！’我觉得更放心了。

那天法院里去给他签了字，我也签了字。签字的时候，我们两个很平静。他光说一句话‘照顾好孩子，你们安全了’。他说这话之后，我流眼泪了。我总觉得，可能这离婚就是要为了保护我们的，让我们不要受到任何危险伤害。没想到……

主持人：“您没拿到《离婚证》？”

焦霞：“没有。只是那天8月15日，法院去问‘你同意离婚吗？’他说‘同意’，问我同意离婚吗？我说‘我同意，成全他’。我也没收到判决书和《离婚证》，只是把《结婚证》收上去了。我也没收到判决书，我什么也没收到，签了个字。”

主持人：“您的女儿现在多大？”

焦霞：“14周岁，上初二。我儿子（12岁）上初一。”

我面对的是官员、是一级一级的政府，他们‘官大压死人’一手遮天。还有我们的生活……”

主持人：“后来9月、10月您没再去探视，是因为你们谈了离婚这个话题，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事情？”

焦霞：“我没去，他给我打过电话。我身体一直不好，最后我眼睛不大好了，视网膜有点脱落。可能是我绣‘十字绣’（以此谋生）绣的，也许有点着急上火压力很大。他中秋节前打过电话，我心情不好，就说了一句‘你要我怎么样？’就把电话给孩子了。好几种原因吧，觉得真的崩溃了。”

焦霞：受委托的张磊律师前往监狱依法要求会见遭拒绝，看来有问题

焦霞：“这回我又委托律师为齐崇淮申诉。在北京那边找律师，律师看看材料，也觉得我老公是冤枉的，就接了这个案子。最近我胃溃疡，根本连饭也吃不下去，走路都没劲儿，躺在床上。律师过来让我签字，也让孩子签字，过去会见他，没有让我去。”

主持人：“律师是由您委托的，同时也由孩子委托，是这个意思吗？”

焦霞：“是这个意思。”

主持人：“即使离了婚，孩子的委托也应该生效是吗？”

焦霞：“应该生效，有权利啊，可以生效，婴儿都有权利委托。”

本来是我要陪着律师过去（见齐崇淮）的，律师也来我家了，看我身体不好，说‘你别过去了，我自己过去吧’张磊律师就过去了。我没去是身体原因，委托北京的张磊律师去，狱方（狱管方）不让张律师见，看来里面有问题。

我就怀疑齐崇淮在里面出事了。这个离婚，也许对监狱方是好的，对官方是好事。因为我和齐崇淮离婚，就不再为他去喊冤了，不再去找官方了，不再去找滕州市委书记王忠林了。出乎他们的想象，我比原来还要强烈为齐崇淮喊冤、申冤、洗清他的罪名。齐崇淮是冤枉的。

牵扯离婚的时候人家那边就说了，‘你离吧，离了以后你也没权利去见他了’。我说‘我还是他孩子的妈，我可以代表孩子来见他’，监狱管理员说‘看情况吧’。

我真的想简单了，监狱方那边应该清楚，离了婚我不能会见，但是监狱里一个科长告诉我、给我传递的信息是离婚了我照样可以去看齐崇淮。

我没有收到判决书，也没有收到《离婚证》，我现在可以说我们还是夫妻。

最近我晚上作恶梦，常常睡不着觉，整夜失眠。我去买安眠药，人家不敢开给我，有规定不让……”

主持人：“怕您寻短见？”

焦霞：“有这样子的。头两天我胃里这么不舒服，都没有吃一片药，我总觉得能熬就熬过去，想给孩子能多留就多留一点（钱）。

这次如果让律师会见，我不会回忆那么多。当不让律师会见，我总觉得齐崇准在里面出了问题，现在是死是活还不清楚。监狱方觉得我跟他离婚了，没有人去会见他。他弟弟们都有家庭，来回花那么多钱，他们是农民……我觉得监狱方整他更容易了。律师去见不让见，我就崩溃了，总觉得应验了他那句话‘不会活着回来’。”

齐崇准案研讨会月初在京举行，约三十人参加，焦霞发言四十多分钟，为齐喊冤

焦霞说：“这次律师没有（被允许）会见，我接着去北京了。我是礼拜六（11月3日）去北京的，礼拜天（4日）回来的。我见到了好多帮助我们的人，为齐崇准专门开了个研讨会。我很感动。”

主持人：“北京的律师告诉我，大约有三十人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焦霞：“我希望你能转达那些好心人‘我得到死也值了，但是我还不甘心的是没有把陷害齐崇准的王忠林、把那些官员绳之以法，没有让他们得到惩罚。我看到北京那些知名人士、那些好心正义人士对我的帮助，我感动了，觉得死都瞑目了’。

他们为齐崇准开了研讨会，我讲话四十多分钟。什么叫遇见了亲人？我真感受到了。我这几年心里积累的东西，全部爆发出来。我说‘我见到了你们，我看到了希望’，那些人都感动落泪。我恳请了几个著名律师，我现在考虑，齐崇准是不是还活着，能不能活着走出监狱？我跟他们说，原来都是我做得不好不够，是在逃避，是我太软弱。我觉得我应该站出来，因为我觉得我时间不长了。好多个律师都是公义律师，那种场合让我很吃惊、很感动。我一直流着泪讲完，我很自责。我活着有一口气，我要替齐崇准喊冤。”

焦霞：离婚的事我们想简单了。担心齐崇准，恐我也会遭不测

焦霞：“我已经交代孩子了，有些事不能不想，总觉得我也许会遭到不测。我针对的是王忠林，陷害齐崇准、打击报复齐崇准的是王忠林，放出话‘不让齐崇准活着走出监狱’的也是王忠林。他虽然调离滕州市委，但是现在高升了，任聊城市委书记。你想想他会放过我吗？

我不能不想到。王忠林官大，整我不是跟玩一样？我出去他撞死我，我也不知道。真的有一天我消失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关注我的孩子。

现在为什么我难受、不舒服都不吃药，我能给孩子留一分就留一分。我都安排好了，传递信息给孩子，当我消失的时候孩子应该找谁。

我有预感，现在律师见不到他，他在里面出事了。我好几个晚上睡不好，有时候会惊醒，他好像就站在我身边，我很害怕，觉得他出事了。

我想简单了，就想着‘离婚了，我们就安全了。我为孩子生活，需要钱，最残酷的是这样子的。因为这多年我已经经历了这个残酷，面对了这些残酷，已经体会到这个残酷。

现实是残酷的，我们孩子要花钱。这不，下个礼拜一就去军训，320块钱，我不能不让孩子去啊，我哪怕卖血也不能让孩子比别人差呀。全班五十多个学生，就我家孩子不去吗？我不想让别的孩子都看不起我家孩子。孩子现在正是心理容易受伤的年龄。”

焦霞：关于离婚，我们两人这一步走错了。我打电话给法院申请撤诉

焦霞：“我给法院打电话，说‘我们离婚了吗？’他说‘怎么说呀，你们双方都同意了呀’我说‘判决书没下来啊’，他说‘不用判决书’。我说‘我要撤诉’。他说‘撤诉简单，齐崇淮签字’。我说‘我现在见不到他，我现在申请撤诉’”。

主持人：“您为什么改变想法？”

焦霞：“为什么改变想法？前几天律师没办法会见，我就知道严重性了，就知道我们两个人这一步走错了。他本来是想用心地保护我们，没想到恰恰相反，我们不但收不到资助，孩子的生活都有问题。再说，我也没法去会见他，我也没法去给他喊冤了。我算什么？我们没有想这么多，没有想这么远。当初我也就是想‘听天由命吧’。”

主持人：“现在撤诉是您的本意吗？”

焦霞：“是我的本意。我一直没打算跟他离婚呀！我要跟他离婚，不早离了吗？我2007年就可以离婚呀，我可以不去给他找律师，我可以不管他死活呀。这回不让律师会见，我觉得齐崇淮出事了，是不是活着都难说。

我希望让大家都知道，我要针对王忠林这个真凶。也许有一天我会消失，我希望我的孩子有人能照顾，我希望都能理解我。我也跟孩子说了‘你们都好好听话，好好学习，将来有一天妈妈真的撑不下去了，或者去很远的地方’，我叫女儿学着做饭，学着照顾弟弟。”